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三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文莊公家世載

經籍考

春秋

春秋經解十五卷

陳氏曰孫覺擬其自序言三家之說穀梁最為精深且以為本雜取二傳及諸儒之說長者從之其所未安則以所聞於安定先生者斷之楊龜山為之後序海陵周茂振跋云先君傳春秋於孫先生嘗言王荆公初欲釋春秋以行於天下而幸老之書已出一見而忌之自知不能復出其右遂議聖經而廢之曰此斷爛朝報也不列於學官不用於貢舉三

春秋尊王發微十五卷

晁氏曰皇朝孫明復撰史巨言明發治春秋不取傳注其言簡而

義詳著諸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治亂之跡故得經之意為多常秩則議之曰明復為春秋猶商鞅之法卒灰於道者有刑步過六人者有法謂其失於刻也胡安國亦以秩言為然石林葉氏曰春秋重廢傳從經然不盡遵經例又不深於禮學故其言多自抵牾有甚善於經者雖葉以禮論當時之過而不能盡禮之制尤為膚淺

朱子語錄曰近時言春秋皆是計較利害大義却不曾見如唐之陸淳本朝孫明復之徒他雖未曾深於聖經然觀其推言治道凜凜然可畏終是得聖人箇意思春秋之作蓋以當時人欲橫流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貶恰如今之事迭在法司相似極是嚴謹一字不輕易若如今之說只是箇權謀智略兵書譎詐之書爾聖人晚年痛哭流涕筆為此書豈肯恁地纖巧豈至恁地不濟事

陳氏曰復居太山之陽以春秋教授不惑傳注不為曲說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攷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為多石介而下皆師事之歐陽文忠公為作墓誌

春秋演聖統例二十卷

晁氏曰皇朝丁副撰田億書目副刊副末知孰誤其序云經有例法一家所至較然重輕然漢釋例尋王左氏而未該唐陸淳纂例雖舉經而未備纖悉往羅而成在者其惟此書乎

春秋權衡 意林 劉氏春秋傳共三十四卷

劉敞原父撰其自序曰劉子作春秋權衡權衡之書始出未有能讀者自序其首曰權進也衡平也物雖重必准於權權雖移必平於衡於權衡者天下之公器也所以使輕重無隱也所以使低昂適中也察之者易知執之者易從也不準則無以知輕重不平則輕重雖出不信也故權衡者天下之至信也况議春秋亦若此矣

春秋一也而博之者三家是以善惡相反其褒貶相戾則是何也非以無準失輕重邪且魯有善仲舒江公劉歆之徒蓋常相與爭此一家天上道是舜下格周禮是非之議不可勝陳至于今未決則是何也非以其低昂不立邪或利於說者害公義便私學者妨大道此博者之大禁也試其之以其權則童子不欺平之以其衡則市人不欺此新書之謂也雖然非達學通人則亦必不能觀之矣且聖人所聞而曰決於所習恐懷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故亦譬之權衡矣或利其寡而眎權如贏或利其多而眎權如縮若此者非權衡之過也人事之變也

晁氏曰權衡論三傳之失意林叙其解經之旨劉氏傳其所解經也如相無王季友卒胥命用郊之類皆古久所未言

石林葉氏曰劉原甫知經而不廢傳亦不盡從傳據義攷例以折衷之經傳更相發明雖間有未然而淵源已正今學者治經不精

而蘇孫之學近而易明其失者不能遽見故皆信之而劉以其難入則或詆以爲用意太過出於穿鑿彼不知經無惟其然也

陳氏曰原甫始爲權衡以平三家之得失然後集衆說斷以己意而爲之傳傳所不盡者見之意林其傳用公穀文體說例凡四十九黎氏春秋經解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黎錞希聲撰錞蜀人歐陽公之客名其書爲經解者言以經解經也其後又爲統論附焉

橫渠春秋說一卷

晁氏曰張子厚爲門人雜說春秋其書未成

穎濱春秋集傳十二卷

晁氏曰蘇轍子由撰大意以世人多飾孫復不復信史故盡棄二傳全以左氏爲本至其不能通者始取二傳啖趙自熙寧謫居高安至元符初十數年矣暇日輒有改定十居龍川而書始成

石林葉氏曰蘇子由專據左氏言經左氏解經者無幾其凡例既不盡經所書亦多違悟疑自出己意為之非有所傳授不若公穀之合於經故蘇氏但以傳之事釋經之文而已傳事之誤者不復敢議則遷經以成其說亦不盡立凡例於經義皆以為求之過朱子語錄曰蘇子由解春秋謂其從赴告此說亦是既書鄭伯突又書鄭世子忽據史文而書耳定哀之時聖人親見據實而書隱桓之時世既遠史冊亦有簡略處夫子據史冊寫出耳陳氏曰其書專取左氏不得已乃取二傳啖趙蓋以一時談經者不復信史或失事實故也

伊川春秋傳二卷

程子自序曰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筆我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或拘或縱或與或奪或建或

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眾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一本無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一傳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不失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朱子語錄曰或問伊川春秋傳曰中間有說好處如難理會處它亦不三及之論如說滕子來朝以為滕本侯爵後微弱服屬於魯自魯降而以子禮見魯則貢賦少力易供此說最好程沙隨之說亦然

陳氏曰略舉大義不盡為說襄昭後尤略序文當寧二年作蓋其

晚年也

劉質夫春秋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劉德質夫撰論要於二經信海嘗語人曰它人之學敏則奪之未易保也斯人之至言無疑而止叔亦曰游吾門者多矣而信之篤但之之行之果中之固若子者矣亦有李參序

陳氏曰所解

中興國史志傳說多出於願書而願以為不盡本意故更為之未及竟故莊公以後解程多殘闕

春秋得法心例論三十卷

晁氏曰皇朝馮正符所撰熙寧八年何知取其書奏之久而不報意王安石不享春秋故也其書例最詳與務通經旨不事浮辭正符頗與鄧紹陳亨甫交私後坐口語被斥

陳氏曰蜀州晉原主簿遂寧馮正符信道撰其父堯民希元為縣

先生正符三上禮部不第教授梓遂學十年著此書及詩易論語

解蜀守何郊首以其春秋論上之熙寧末中丞鄧綰薦之得召試

賜同進士出身王安石亦待之厚其書首辨王魯素王之說及杜

預三體五例何休三科九旨之性妄穿鑿皆正論也

巽嚴季氏曰信道富熙寧九年用御史鄧文約薦召試舍人院賜

出身文約尋責守

南所為之銘信道實事安遠處士

國史有傳其師友淵源果如此則謂信道

之曰王制公富國廢春秋下立學

鄧綰之嚴事王制公不敢且乃先以得法志

宰相不喜此也此亦例見當時風俗

利祿最發作御史加於人一等然信道要當

史鄧綰史偶相子適相更責余

無子孫書則為

書者極易其姓名屬諸李陶陶字唐夫堂學于溫一號通經李氏諸子古去最賢而得法志例則曾非唐人所論也一不知者妄託之釋聖傳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任伯兩德翁所撰經不其通則如歷相十三年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取穀吳之說戰稱人敗績齊師重泉之說殊不知齊人伐魯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何獨不重泉也

王氏春秋列國諸臣傳共六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三史再撰晉山人等為列國諸臣傳効司馬遷史記凡一百三十有四入十萬餘言今又釋春秋真可謂有志矣

陳氏曰當元祐中復制科以蘇轍薦試六論廷對切直置下第與堂除簿尉所傳臣皆本左氏有見於它書則附其末繫之以贊諸贊論議純正文辭簡古於經傳多所發明

馮氏春秋通解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馮山九南撰晉州人解之父也

春秋會義二十六卷

晁氏曰皇祐間進士杜諤生傳曰於書現過膏首先儒同異篇指掌碎玉折衷指掌義等例胡氏論義義總論尊王發微本言辨要言要集義索隱新義等三十餘家成一書其後仍斷以己意雖其說不中得聖人之上然使後人博觀古今異同之說則於聖人之旨或有得焉

陳氏曰目三傳及咬禮諸儒記于孫氏經社凡三十餘家集而繫之時遂以己意有任其自為一序

春秋口義五卷

陳氏曰胡翼之撰至宣十二平而止意暇隱在胡翼之言續之不傳春秋皇經論等例隱然圖共六卷

陳氏曰太常博士王... 卷未見

左氏解一卷

陳氏曰重辨左氏為六國所人其明驗十有二... 王安石撰其

實非也

左氏邦典二卷

陳氏曰唐既濟身撰實錄之姪自號直後劉與其子愁問答而為

此書鄒道鄉為之序

左氏鼓吹一卷

陳氏曰彭門吳元緒撰

春秋後傳 補遺廿二十一卷

陳氏曰陸佃撰補遺者其子宰所作也宰字元鈞游之父也

春秋通訓 五禮例宗共二十六卷

陳氏曰直祕閣且興張大耳嘉父撰其自序言少聞春秋

和仲先生某初蓋嘗作例宗論立例之大要矣先生曰此書自有

妙用學者空能領會多求之繩約中迺近法家者流奇細繳繞竟

亦何用惟丘明識其用然不肯盡談微見端兆使學者自得之予

從事斯語十有餘年始得其彷彿通訓之作所謂去例以求經略

微文而視大體者也東坡一字和仲所謂趙郡和仲其東坡乎然

例宗致究亦為詳洽

胡文定春秋傳 通例 通旨共三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明安國故音撰安國師程雁其傳春秋事按左氏義

取公穀之經者按五經之非周書仲奇五通邵堯六經明道張橫渠

程正叔之說以淵色之具序略曰近世推陸三氏說按為國是

獨於春秋言等不以重士庶序不以重言經是不以進讀斷國論

者無以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甚人理日銷其劫使夷狄亂

華莫之通也

陳氏曰紹興中... 延所是... 綱本孟子而微旨多以程氏之說為據近世學者... 例凡二百餘章其子... 中興史忘曰... 朱子語錄曰... 下字... 聖人... 只是直筆據見在而書豈有... 春秋指南十卷

春秋指南十卷

晁氏曰吳園先生... 常撰以征伐會盟年經而國緯汪藻為之序

陳氏曰專以編年旁通該括諸國之事如指掌又為解例亦用旁通法其他辨疑雜論諸篇畧要義多所發明

春秋新傳十一卷

晁氏曰皇朝余安行撰采三傳及孫復四家書參以己意為之四家春秋集解二十五卷

晁氏曰或人集皇朝師恂石季長王棊景先之解為一通具載本文春秋機括一卷

晁氏曰皇朝沈括存中撰春秋譜也

石林春秋傳 春秋考 春秋識共七十二卷

陳氏曰兼考得... 識曰以春秋為用法之君而已聽之有不盡其辭則... 為辨疑... 目之曰... 有得也乃可知其失必有是也乃可存其... 所正為不妄也而後可以觀吾政自其... 誣也而後可以觀吾傳其存傳曰... 五

而事未必實以其不知經也公穀傳義不傳事是以評於經而義未必當以生必知史也乃動三家求史與經不得於事則考於義不得於義則於事更相發明以作傳其為書推訂考究無不精詳然其說何休之說以十二公為法天之六數則所未可曉也

春秋經解 本例例要共十七卷

陳氏曰涪陵崔子方直撰紹聖中罷春秋取士子方三上書乞復之不報遂不應進士舉黃山公稱曰六合有佳士曰崔彦直其人不游諸公然則賢而有守可知矣其學辨三傳之是非而專以日月為例則正蹈其失而不悟也

春秋本旨二十卷

陳氏曰知饒州丹陽洪興祖慶善撰其序言三代各立一王之法其末皆有弊春秋經世之大法通萬世而無弊又言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跡以為例猶天本無度歷者即周天之數以

又言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學者獨小於義則其失迂而鑿獨求於例則其失拘而淺若此類多先儒以未發其解經義精而通矣與祖嘗為程瑀作論語解序忤秦檜以昭州以死

春秋正辭 通例共三十五卷

陳氏曰知盱眙軍東平畢良史少撰良史為東京留守屬官東京再陷留虜中三年著此傳已而得歸表上之

息齋春秋集注十四卷

陳氏曰禮部侍郎高其本程氏序文可見

夾漈春秋傳 春秋考 四卷

其通志中自述曰春秋之經則魯史記也初無同異之文亦無彼此之說良由三家所傳之書有異同故是非從此起臣作春秋攷所以是正經文以凡有異同者皆是訛誤古者編艱繁學者希見親書惟以口相授左氏世為絕學親見官書其訛差少然有

所訛從文起公穀漢之經生雖是口傳其言亦有所訛從音起以此辨之了無遺誤又有春秋傳十二卷曰經之旨備見周之憲章

陳氏曰其學大抵二考完而義理之正也
春秋經解 指要共十四卷

陳氏曰知常州亦其學也其言至龍德始列諸例於前其序專言諸侯無史天子有外史掌四方之志而職於周之太史隱之時更周歷而為魯史季宣博學通儒不事和輿陳止齋師事之季宣死當乾道九年年四十其為此書實紹興三十二年蓋甫二十歲云朱子語錄曰薛常州解春秋不知如何率意如此只是幾日成此文字如何說諸侯無史內則尚有閭史又如趙盾崔杼事皆史臣所書

春秋集傳十五卷

陳氏曰監察御史王葆彥九撰朱新仲為作序葆周益公之婦翁也其說多用胡氏

春秋集解十二卷

陳氏曰呂本中撰三傳而不集諸家之說各記其名氏然不過陸氏及兩孫氏兩劉氏蘇氏程氏許崧老胡文定數家而已大略如杜謬會義而所擇頗精却無白己議論

朱子語錄曰呂居仁春秋亦甚明白正如某詩傳相似

左傳類編六卷

陳氏曰呂祖謙撰分類外內俱事實制度論議元十九門首有綱領數則兼採他書

左氏博議二十卷

陳氏曰呂祖謙撰方按徒解所自序曰春秋經旨不敢僭議而枝辭贅喻則夫子所以資謀議也

左氏說三十卷

陳氏曰呂祖謙撰於左氏一書多者發明而不為文似一時講說門人所抄

朱子語錄曰東坡有左氏說亦好且人徒錄它言語

左氏國紀

徐得之撰止齋陳氏序曰自有悅文宏以兩漢事編年為書謂之左氏體蓋不知左氏於是始矣昔孔子作春秋博極天下之史矣諸不在撥亂世反之正之科則不錄也左氏獨有見於經故采史記次第之其國事若其事書其事不書以發明聖人筆削之旨云爾非直編年為一書也古者事言各有史凡朝廷號令與其君臣相告語為一書今書是已被之弦歌謂之樂章為一書今詩是也有司藏焉而官府都鄙邦國習行之為一書今儀禮若周官之六典是已自天子至大夫士民族傳序為一書若所謂帝繫世系是

已而他星卜醫祝皆各為書至編年則必叙事如春秋三代而上僅可見者周譜它往往見野史竹書穆天子傳之類自夫子始以編年作經其筆削嚴矣左氏亦始台事言二史與諸書之體依經以作傳附著年月下焉一可以發明筆削之指則亦不錄也蓋其辭足以傳遠而無與於經則則為國語至夫子所見書左氏有不盡見又闕不為書唯謹如此後作者願以為一家史體而讀左氏者漫失其意見謂不經是書之在士幾無損益於春秋故曰表荀二十為之也由是言之徐子所為左氏國紀曷可少哉余讀國紀周平姬之際王室嘗有事於四方其大若置曲沃伯為侯詩人美焉而德不著師行於一役亦與三風刺詩合而特書伐鄭一事王子而禍相傳其書而惠不書也學者誠得國紀伏而讀之因是書而後之經其國事若其事書某事不書較然明矣於是其書而思思則有得矣徐子始有功於左氏者也余

六州
公

苦不多見唐關左氏史與國紀略同而無所論斷今國紀有所論斷矣今故不復贊而道其有功於左氏者為之序

春秋比事二十卷

陳同甫序之曰春秋之於四代而作者也聖人經世之志寓於屬辭比事之間而讀者有每慮其難通其難讀則曰以傳攷經之事迹以經考傳之是非如此則經亦不可以無傳矣游夏之徒胡為而不能措一辭也余嘗欲即經以類次其事之始末攷其事以論其時度幾抱遺經以見聖人之志客有遺余以春秋總論者曰是習春秋者之秘言也余嘗一灑然言當於余心雖其論未能一一中的而即經類事以見其始末使聖人之志可以捨傳而獨攷此其為志亦大矣惜其為此書之勤而卒不見其名也或曰是沈文伯之所為也文伯名棐湖州人常為黟之校官因為易其名曰春秋比事錄諸木以與同志者共之

陳氏曰按湖州有沈文伯名長卿號西齋居仁為常州倅忤秦檜貶化州不名棐也不知同甫何以云然豈別名棐而字文伯者乎然則非湖人也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三卷

陳氏曰林栗撰其學專主左氏而黜二傳故為左氏傳解表上之上齋春秋後傳左氏章指共四十二卷

陳氏曰陳傅良撰樓參政鑰為之序大略謂左氏存其所不書以實其所書公羊穀梁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而左氏實錄矣此章指之所以作也若其它發明多新說序文略見之

徐湖州春秋解十二卷

知湖州徐某德操撰水心序略曰熒傳之學惟春秋為難工經理也史事也春秋名經而實史也專於經則理虛而無證專於史則事礙而不通所以難也年時閏朔禘郊廟制理之綱條不專於史

也濟西河曲立甲田賦事之枝葉不尋於經也薛伯卒經無預然
杞滕邾莒之興廢罔明也詭諸卒史無預然戊寅甲子之先後固
察也觀潮州此類皆卓信明而篤矣至於授霸者之權彼與此奪
錄夷狄之變先略後詳諸侯群誅大六衆貶凡春秋始終統紀所
繫自公穀以來盡於義例名分字別族貴人微其能本末相顧隱
顯協中如潮州殆鮮焉然則理之熟哉經而非虛事之類故史而
非礙歟古人以教其國而使人知深於是書者歟雖然詩書禮所
以紀堯舜三代之盛而春秋衰世之竭澤也示不泯絕而已或者
遂謂一事一義皆聖人之用則余未敢從也

春秋經辨十卷

陳氏曰廬陵蕭楚子荆撰紹聖中貢禮部不第蔡京用事與其徒
馮解書言蔡將為宋上莽誓不復仕建炎中自號二碩隱客門
人謚為清節先生胡邦衡師事之以春秋登甲科歸拜床下楚告

之曰學者非但捨一第身可殺學不可辱毋禍吾春秋乃佳邦
誌其墓

春秋集善十一卷

陳氏曰端明殿學士廬陵胡銓邦衡撰銓既事蕭楚為春秋學復
學于胡文定公安國南遷後作此書張魏公為之序

春秋考異四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錄三傳經文之異者

春秋類事始末五卷

陳氏曰朝請大夫吳興章冲茂深撰子厚之曾孫葉少蘊之婿
左氏發揮六卷

陳氏曰臨川吳曾虎臣撰取左氏所載事時為之論若史評之類
春秋直音三卷

陳氏曰德音丞方淑智善撰劉給事一止為作序以學者或不通

音切故於每字切脚之下直注其音蓋古文未有反切為音訓者皆如此服虔如淳文類輩於漢書音義可見

左傳約

陳氏曰奉議即新昌石朝英撰又有王道辨一書木板行僅存其書於此篇之末其為說平平無甚高論

左傳紀傳三十卷

巽巖李氏曰不著撰人名氏取立明所著二書用司馬遷史記法君臣各為記傳凡欲觀某國之治亂某人之臧否其行事本末畢陳于前不復錯見旁出可省繙閱之勤或事同而辭異者皆兩存之又因以得文章繁簡之度雖編前附離尚多不滿人意然亦可謂有其志矣獨所序世族譜繫既與釋例不同又非史遷所記質諸世本亦不合也疑撰者別據它書今姑仍其舊以俟考求又題後在陵陽觀沈存中自誌乃知此書存中所著存中喜述作

而此書終不滿人意史法信未易云

春秋分記九十卷

陳氏曰邛州教授眉山程公說伯剛撰以春秋經傳倣司馬遷書為年表世譜歷天文五行地理禮樂征伐官制諸書自周魯而下及諸小國夷狄皆彙次之時有所論發明或一家之學公說積學苦志早登科第仕途艱難以死年纔三十七兄弟三人皆以科第進中書伯剛公許其志也

春秋三傳分國經書本末

夾江勾龍修撰後漢劉氏序畧曰勾龍君博習詳考又分國而紀之自東周而下大國次國特出小國或國附見不獨紀其事與其文而兼考其義凡宋史紀事本末十家君臣諸古蹟經之士確乎其能負其責也

春秋通說十三卷

陳氏曰春秋外傳國語

春秋外傳國語

崇文總目云左丘明作春秋左國史事陵侯享昭解昭參引鄭
衆賈逵等采唐因以合凡五家之注自所發正者三百十事
晁氏曰班固志云國語二十一一篇隋志云二十一卷唐志云
二十一卷今考其書之同蓋歷代儒者析簡併篇互有損益
不足疑也要之國語之書矣陸淳謂與左傳文體不倫定非一人
所爲蓋未必然也左氏富而豔韓愈云左氏浮夸今觀此書
信乎其富豔也然左氏而誰柳宗元稱越語尤奇峻豈特
越哉自楚以下類如此

巽嚴季氏曰昔左丘明將傳春秋乃先采集列國之史國別爲語
旋獵其英華作春秋傳而先所采集之語草藁具存時人共傳習
之號曰國語殆非立明本志也故其辭多枝葉不若內傳之簡

峻健甚者駁雜不類如出它手蓋由當時列國之史材有厚薄學
有淺深故不能醇一耳不然立明特爲此重複之書何耶先儒或
謂春秋傳先成國語繼作誤矣惟本朝司馬溫公父子能識之

陳氏曰自班固志言左丘明所著至今與春秋傳並行號爲外傳
今考二書雖相出入而事辭或多異同文體亦不類意必非出一
人之手也司馬子長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又似不知所謂唐啖
助亦嘗辨之

朱子語錄曰國語委靡繁絮直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
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 國語文字極困善振作不起

國語補音三卷

陳氏曰丞相文憲公序撰以先儒未有爲國語音者近世傳
舊音一卷不著撰人名氏蓋唐人也簡陋不足名書因而廣之悉
以陸德明釋文爲王陸所載則附益之

非國語二卷

晁氏曰唐柳宗元子厚撰序云左氏國語其文深閎傑異而其說多誣淫懼學者滯其文采而淪於是非本諸理作非國語上卷三十一篇下卷三十六篇

左傳國語類編二卷

陳氏曰呂祖謙撰與左傳類編略同但不載綱領止有十六門又分傳與國語為二

汲冢師春一卷

陳氏曰晉汲郡魏安釐王冢所得古簡杜預得其紀年知其魏國史記以考證春秋別有一卷純集疏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今此書首叙周及諸國世系又論分野律呂為圖又雜錄謚法并變與杜預所言純集卜筮者不同似非當時本書也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三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四

鄒 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經籍考

經 論語 孟子

論語

西漢藝文志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漢書藝文志曰孔子作春秋而論語者常山都尉龔奮書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參軍杜欽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

隋經籍志張氏本按魯論說義後遂合而考之刪其煩惑除

去齊論問王知三一篇從言論二十篇為定號張侯論當世重之
周氏包氏為之章句馬融又為之訓又有古論語與古文尚書同
出章句煩省與各論不異唯公羊張為二篇故有二十一節孔安
國為之傳漢夫鄭玄以張侯論為本參考齊論古論而為之註魏
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為義說吏部尚書何晏又為
集解是後諸儒多為之註齊論遂亡古論先無師說梁陳之時唯
鄭玄何晏立於國而鄭氏其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何鄭並行
鄭氏盛於人間其孔叢家語並孔氏所傳仲尼之旨爾雅諸書解
古今之意并五經總義附于此篇

孟子

趙氏題辭曰孟子以儒道游於世侯思濟斯民然不肯枉尺直尋
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
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於間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

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又有外書四篇性善
辯文說孝經為正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
後世依倣而作者也秦焚經籍書號為諸子得不泯絕孝文時
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能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
按前史藝文志俱以論語入經類孟子入儒家類直齋陳氏
書錄解題始以語孟同入經類其說曰自韓文公稱孔子傳
之孟軻軻死不得其傳天下學者咸曰孔孟孟子之書固非
荀揚以略所可同日語也今國家設科語孟並列于經而程
氏諸儒訓解二書常相表裏故合為一類今從之

漢志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

隋志二十九家一百九十八卷

唐志三十家三十七卷三十一卷二十七卷

宋三朝志十六部一百二十九卷

三家韓愈以下

宋兩朝志二部一十卷

宋四朝志十三部七十一卷

宋中興志五十五家六十三部四百九十八卷

漢志孟子十一篇

隋志三家二十八卷

唐志六家四十五卷

宋三朝志五家二十七卷

宋四朝志九家九十二卷

宋中興志二十二部二百八十五卷

何晏論語注十卷

晁氏曰魏何晏集解其序自云據魯論包咸周氏孔安國馬融鄭康成陳羣王肅周生烈八家之說與孫邕鄭冲曹羲荀顛集諸家訓解為之按漢時論語凡有三而齊論有問王知道兩篇詳其名

當是必論內聖之道外王之業未必非夫子之最致意者不知何說而張禹獨遺之禹身不知王鳳之邪正其不知此固宜然勢位足以軒輊一世使斯文遂喪惜哉

按齊論多於魯論二篇曰問王知道又稱為張禹所刪以此遂無傳且夫子之言禹何人而敢刪之然古論語與古人尚書同自孔壁出者必有存者論不異惟分堯曰子張問以下為一篇共二十二篇則謂之知道二篇亦孔壁中所無度必後儒故故亦非禹所刪也

皇侃論語疏十卷

晁氏曰梁皇侃撰皇侃論語疏十卷皇侃何遜家七家復采古論語註為集解行於世而皇侃論語疏亦為後學所宗云

韓李論語

晁氏曰... 與講論共... 四庫部... 此書題曰... 陳氏曰... 錢塘汪充... 石經論語十卷

晁氏曰右偽... 文脫兩字誤... 必有我師焉... 食其祿與... 論語井田義圖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 學者引用云

論語正義十卷

晁氏曰皇朝... 陳氏曰唐人... 按唐藝文...

王令論語十卷

晁氏曰皇朝... 終矣王...

王介甫論語解

晁氏曰三... 場屋或曰...

東坡論語解

遺

類演自序... 見於書... 之說... 得質之子... 伊川論語說十卷

伊川論語說十卷

晁氏曰伊川門人... 晁氏曰蘇武子... 伊川論語說十卷

晁氏曰元祐中所... 謝顯道論語解十卷

晁氏曰顯道少師程正叔

朱子語錄上蔡論語解言語極多看得透時他只有兩字是緊要問謝氏之說多華拔先生曰胡侍郎嘗教人看謝氏論語

其文字上多有發越處

呂與叔論語解十卷

晁氏曰與叔雖程正叔之徒解經不盡用其師說尹彥明論語解十卷

晁氏曰彥明在門人紹興中自布衣召為崇政殿說書被旨訓一解多採純夫之說

朱子語錄曰... 平淡然意味深長... 問精義中

尹氏說多與二... 王定國論語十卷

王鞏定... 奏書曰... 無以自贖...

無以自贖... 論語十卷未敢以進唯

陛下裁鑒之明自... 自熙寧初王... 生皆以... 放逐之... 子聞之... 知定國著書之時... 汪氏論語直解十卷

晁氏曰汪革信民... 曰吾鄉有二相一為天下之福一為天下之禍蓋指晏兀獻王荆公也即此可見其解經淵源所自云

景迂論語講義十卷

晁氏曰從父詹事公撰多取古人之說以正近世之失

楊氏注論語十卷

晁氏曰楊時中立伊川門人也

游氏論語解十卷

陳氏曰游酢定夫伊川明人

論語釋言十卷

陳氏曰葉夢得少蘊撰

張氏論語解二十卷

陳氏曰張九成撰

五峯論語指南一卷

陳氏曰胡宏仁仲撰評論黃祖舜沈大康之說

竹西論語感發十卷

陳氏曰中書舍人江都王居正撰

論語揀古二十卷

陳氏曰晏京撰

洪興祖論語說

中興藝文志其說多可采謂此書始於不愠終於知命蓋君子儒
論語續解 考異 說例 卷十二

中興藝文志吳棫撰自謂考研甚衆獨於何晏集解邢昺疏所得
為多又謂孔明弟子之言多未盡善而註信經疏信註太過嘗作
指掌十卷亡於兵火僅追記大略以解何晏集解之未盡未安者故
曰集解又考他書之文之說異於論語者為考異又為說例有集
語明原微言畧例答問正統權道弟子雜說凡十篇多發明

陳氏曰其所援引百家諸史傳出入詳洽所稱樂肇駁王鄭之說
間取一二肇晉人隋唐志載論語釋二卷駁二卷按董道藏書志
釋已亡駁幸存而崇文總目及諸藏書家皆無有核蓋嘗見其書
也館閣書目亦不載

玉泉論語學十卷

陳氏曰工部侍郎喻樛子才撰樛與張子初諸公友善坐此得罪
秦檜汪端明應辰其婿也

曾吉甫論語義二卷

陳氏曰禮部侍郎曾幾撰胡文定公門人也

南軒論語說十卷

陳氏曰侍講廣漢張拭欽夫撰

論語集義三十四卷

陳氏曰朱熹撰集二程張氏及范祖禹呂
酢揚時侯仲良周至先凡十二家初名
名集義其所言外自蓋於程氏而竊其
者蓋指張無始也無是與宗泉遊故二
朱子語錄曰讀論語須將義著一
孰得孰失孰是孰非又將第三段比
如前又將一章之說而盡

比較之其間理有一說合聖人之意。亦有兩說有三說有四五說。皆是又就其神比較疎密如此。如物及看得此一章透徹則知便三或自未嘗見識已得此意。後一章之中程子之說多。是門人之說多。非然。初看時不可先論此。心門人所記亦多有好處。蜚卿曰若只將程子之說為主。如第一白不可只得以理為主。然後看他底看得一章。直是這徹然後。第二一章亦如此法。若看得三四篇此心便熟。熟透之後迎刃而解矣。讀書考義理似是而非者。難辨。如精義中惟程先生說得的當。確至其門人非惟不盡得夫子之意。雖程子之意亦多失之。今讀語孟不可便道精義都不是。如廢了須借他做箇梯階去尋求。將來自見道理。知得他是非。方及自求所得處。

論語集注十卷

陳氏曰朱熹撰大畧本程氏學通取注疏古今諸儒之說問

以己意晦庵元生平生講解此為第一所謂毫髮無遺憾者矣。朱子語錄曰此註如秤上秤。不無異不高些不低些。如看得透存養熟甚生氣質。

集註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看集註時不可遺了緊要字。蓋解中有極散緩者有緩急之間。有極緊要者。其下一字時直是秤等輕重方敢寫出。集註乃各篇之精簡。問集註有兩存何者。有長曰但某。元得長底時豈復存其短底。只為二說皆通。故存之。然必有一正。此合聖人之本。但不可知耳。復曰大率兩說前一說勝。集註其。一說便下工夫到而今改猶未。不是意專有者。

朱在過庭所聞曰。集註於正文之下正。辨說字訓文義與聖經正意。如諸家之說。有初當。白者。引用。而不沒其姓名如學而首。

章先尹氏而後經之亦只是順正之義
末用墨而列諸家之說或或之義而
畧去或通論一章之意及後文說之要而不可不知也

論語或問十卷

陳氏曰朱熹漢書註既成後論次其取合宜
篇首述二書綱領與諸名之要法其東集
並觀也

朱子文集集註後來改定處多遂與或問不
或問故不曾傳出今莫若只就正經上玩味
更自思索為佳不可恃此未定之書便以為
也

石鼓論語答問三卷

陳氏曰戴溪岷隱撰溪初仕領石鼓書院山長
也其說切近明白晦庵亦稱其近道

論語通釋十卷

陳氏曰黃榦撰其書兼載或問發明婦翁未盡之意

論語意原一卷

陳氏曰不知作者

論語本旨一卷

陳氏曰建昌軍教授永嘉朱子平撰

論語大意二十卷

陳氏曰海陵下國撰

晦庵語類二十七卷

陳氏曰蜀人以每處語每類成編處州教授
一類增卷其所不備列于後

論語紅蒙六卷

陳氏曰屬子言其語晦庵者其書老樸葉水心為之序者卿學於

水心者也嘗主蘧水書

孔子家語十卷

王肅註後序曰孔子家語者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野而作春秋之後也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諮詢交相對問言語之說而諸弟子各自記其所問焉與論語孝經等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為論語其餘則都集錄之名之曰孔子家語凡所論說流刑較歸實自夫子本旨也屬文下辭往往頗有浮說煩而不要者亦由七十二子各共叙述首尾加之潤色其材或有優劣故使之然也孔子既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弟子終而大義乖六國之世儒道分散遊說之士各以巧意而為枝葉唯孟軻荀卿守其所習當秦昭王時荀卿入秦昭王從之問儒術荀卿以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餘篇與之山此秦悉有焉始皇之世李斯焚書而孔子家語與諸子同列故不見滅高祖克秦悉斂得之皆載於二尺竹簡多有古文

字及呂氏專漢取歸藏之其後被誅亡而孔子家語乃散在人間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損其言故使同是一事而輒異辭孝景皇帝末年募求天下遺書于時京師士大夫皆送官得呂氏之所傳孔子家語而與諸國事及七十子辭妄相錯雜不可得知以付掌書與曲禮衆篇亂簡合而藏之秘府元封之時吾仕京師竊懼先人之典辭將遂泯沒於是因諸公卿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專類相次撰集為四十四篇又有曾子問禮一篇自別屬曾子問故不與曾子問篇共前弟子書亦稱引孔子之言者本不存乎家語亦以其已自有其傳也是以曾子問也將來君子不可不鑑博士孔衍言臣聞文臨淮太守李膺建世於漢武皇帝之世以經學為名以儒雅為官膺與李膺同朝膺與李膺共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科科書膺上膺而膺世人之膺言者安國為改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疑說孔子家語既其會值正盡事起遂各廢不

行於時然其書正實其世相傳者不可同日而論也光祿大夫向以其爲時所未施之故向書則不記於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且百家章句無不卒記况孔子家古文正實而疑之哉又戴聖皆近世小儒以並禮不見而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曰禮記今見其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是爲滅其原而存其末也不亦難乎臣之愚以爲宜如此爲例皆記錄別見故敢昧冒以聞奏上天子許之未即論定而遇帝崩向又病亡遂不果立

晁氏曰序註凡四十四篇劉向校錄止二十七篇後王肅得此於孔子二十四世孫猛家

朱子語錄曰家語雜記得不純却是當時書孔叢子是後來白撰出又與呂伯恭書曰遺書愚意所刪去者亦須抄出逐段畧註刪去之意方不草草若只暗地刪却久遠易惑人記論語者只爲如此

留下家語至今作病痛也

陳氏曰孔子二十二世孫猛所傳魏王肅爲之註肅闕鄭學猛嘗受學於肅肅從猛得此書與肅所論多合從而證之遂行於世云博士安國所得壁中書也亦未必然其間所載多已見左氏傳大戴禮諸書

趙岐註孟子十四卷

晁氏曰岐字臺卿後漢人爲章指所爲十四篇其序云軻戰國時以儒術干諸侯不用退與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著書七篇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秦焚書以其書號諸子故得不泯絕又爲外書四篇其書不能洪深似非孟子本真也按韓愈以此書爲弟子所會集與岐之言不同今考其書軻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謚如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謚軻無恙時所見諸侯不應皆前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

凡七十七年軻始見惠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決不見平公之卒也後人追爲之明矣則歧之言非也荀子載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弟子問之曰我先攻其邪心楊子載血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今書皆無之則知散軻也多矣歧謂秦焚書得不泯絕亦非也或曰豈見於外書邪若爾則歧又不當謂其不能洪深也

四註孟子

中興藝文志題楊雄韓愈李翱熙時子四家註旨意淺近蓋後託者陸善經註孟子七卷

崇文總目善經唐人以軻書初爲七篇因刪去趙歧章指與其註之繁重者復爲七篇云

孟子音義 正義共十六卷

晁氏曰皇朝孫奭等採唐張鎰丁公著所撰參附益其闕古今註

孟子者趙氏之外有陸善經奭撰正義以趙註爲本其不同者時時兼取善經如謂子莫執中爲子等無執中之類太中祥符中書成上于朝

陳氏曰舊有張鎰丁公著爲之音俱未精當奭方奉詔校定撰集正義遂討論音釋疏其疑滯備其闕遺

石經孟子十四卷

晁氏曰皇朝席旦宣和中知成都刊石實于成都學宮云僞蜀時刻六經于石而獨無孟子經爲未備夫經大成於孔氏豈有闕耶其論既繆又多誤字如以頻頗爲類不可勝紀

五臣解孟子十四卷

晁氏曰皇朝范祖禹孔武仲吳安詩曹稷呂希哲元祐中同在經筵所進講義貫穿史籍雖文辭微涉曹繹然觀者誠知勸講自有體也

伊川孟子解十四卷

晁氏曰程正叔撰

橫渠孟子解二十四卷

晁氏曰張子載撰并孟子統說附于后

百家孟子解十二卷

晁氏曰集古今諸儒自裴日休至強至賈同百餘家解孟子成一編

王安石王雱許允成孟子解共四十二卷

晁氏曰介甫素喜孟子自為之解其子雱與其門人許允成皆有

註釋崇觀間場屋舉子宗之

穎濱孟子解一卷

陳氏曰其少年時所作凡二十四章

王逢原孟子解五卷

陳氏曰所講纔盡二篇其第三篇盡二章而止

尹氏孟子解十四卷

陳氏曰尹彥明所著十四卷未成不及上而卒

張無垢孟子解十四卷

張南軒孟子說十七卷

晦庵孟子集註或問各十四卷

石鼓孟子答問三卷

陳壽老孟子紀蒙十四卷

說並見論語錄

續孟子二卷

崇文總目於此以爲孟子七篇非刻書而弟子共記

其言不能盡其意因傳其說演而續之

刪孟二篇

晁氏曰皇朝初修四庫書時有疑其說者疑其沒後門人

妾有附益則云之者書十七卷以明其意而子休而非軻者荀卿
刺軻者王充後乎休而刺軻者溫公與向者蘇東坡然不若休
之詳也

疑孟一卷

晁氏曰皇朝非馬元君書漢光疑孟子書有非軻之言者著論是
正之凡十一篇先論在不以軻道

翼孟

朝奉大夫臨川陸筠嘉材撰周平園亭曰嘉材平生篤志孟子著
翼孟音解九十一條擇春秋左氏傳莊列楚辭西漢書說文之存
古文者深思互考遂成此書如以折枝為磬折腰肢讀樂酒若樂
山樂水角招為韶眸子為牟殺三苗本作窳二女果作嫫之類皆
粲若白黑至論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視漢儒所記檀
弓蒼梧之語孰近孰遠孰信孰疑此古今學議論所未及也且舜

居河東歷山雷澤各有其地而越人別指歷山舜井象田仍以餘
姚上虞名縣風土記曲為之辭人不謂然蓋異端之作其來也久
於舜平居附會已類此况身後乎所謂九嶷之葬二妃之溺宜退
之黃陵碑云皆不可信彼孔安國解書以陟方訓升道其說尤拘
書固曰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陟豈專訓升乎然退之近捨孟
子而遠引竹書紀年何也予每嘆恨不得質疑於韓門而喜嘉材
嗜古著書有益後學藏其本迨三十年今嗣子新融水尉孝博追
叙先志請題卷首始為推而廣之昔唐劉軻慕孟子而命名
著翼孟三卷白樂天竟其事類以不刊嘉材視劉何愧特予非樂
天比其能推嘉材不刊

尊孟辨七篇

陳氏曰是亦余之文隱之撰以司馬公有疑孟及李達泰伯常語
鄭厚叔著孟言非孟之言故辨之為玉卷後二卷則王充論衡

刺孟及東坡論說由與孟子異者亦辨焉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四

入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五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

經孝經 經解

孝經

漢藝文志曰孝經者孔子為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為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就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諸皆異也臣瓚曰孝經二篇之六六焉而諸家之說各不安處之異者四百餘字

隋經籍志曰孔子既叙六經題目不同指意差別恐其道離散故作孝經以總會之明其統緒雖分本明於孝者也漢藝文書為河

間人... 漢初之子貞出之凡十八章而大祭氏博士江翁
少府后... 議大夫... 侯張禹皆名其事二有古文孝經
與古文孝經同出... 長孫有闈門一章其餘經又大概相似篇簡
闕解... 有衍出三章并前合為二十二章孔安國為之傳至劉向
典校... 以類本比古文... 其繁惑以十八章為定鄭眾馬融並
為之註又有鄭氏... 相傳或云鄭玄其立義與玄所註餘書不同
故疑之梁代安國及鄭氏一家並立國學安國之本亡於梁亂陳
及周齊唯傳鄭氏至隋秘書監王劭於京師訪得孔傳遂至河間
劉炫因序其得喪述其議疏講于人間漸聞朝廷後遂著令與
鄭氏並立儒者誼誼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而秘府又先無其
書又云魏氏遷洛未達華語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夷言譯
孝經之旨教于國人謂之國語孝經今取以附此篇之末
宋三朝藝文志曰古文孝經世不傳歷晉至唐所行唯鄭氏者

以為鄭玄唐開元中史官劉子玄證其非鄭玄者十有二諸儒非
子玄之說天寶中玄宗自註元行冲造疏授學官凡今儒者傳習
焉五代以來孔鄭二註皆亡周顯德末新羅獻別序孝經即鄭註
者皇朝咸平中今祭酒邢昺取行冲疏刪定正義行焉

漢志八家一十二篇本志十一家五十九篇今削五經雜議以下見經解門

隋志十八部合六十三卷通計亡書合五十九部一百四十卷

唐志二十七家三十六部八十二卷失姓名一家并知章以下不錄六家一十三卷

宋三朝志六部十卷

宋兩朝志一部一卷

宋四朝志六部三卷

宋中興志二十一家二十一部二十九卷

古文孝經一卷

崇文總目漢侍中孔安國註班固藝文志有孝經古文孔氏一篇

二十一章本出屋屋于前出與鄭康成註並行今孔註不存而隸
古文與章數存焉

鄭康成註孝經一卷

崇文總目失儒多疑其書誰善孫昶集解以此註為優請與孔註
並行詔可今太學所立陸德明釋文與此相應五代兵興中原久
逸其書咸平中日本僧以此書來獻議藏秘府

陳氏曰世傳秦火之後河間人顏芝得孝經藏之以獻河間王今
十八章是也相承云康成作註而鄭志目錄不載故先儒並疑之
古文有孔安國傳不行於世劉炫為作稽疑一篇序所謂劉炫明
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註者也及唐開元中詔議孔鄭二家劉
知幾以為宜行孔廢鄭諸儒非之卒行鄭學按三朝志五代以來
孔鄭註皆亡周顯德中新羅獻別序孝經即鄭註者而崇文總目
以為咸平中日本僧齋然所獻未詳孰是世少有其本乾道中熊

唐明皇孝經註一卷

克子復然表樞機仲得之刻于京口學官而孔傳不可復見

崇文總目取王肅劉劭虞翻韋昭劉炫陸澄六家之說參做孔鄭
舊義今行於大學

晁氏曰何休稱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信斯言也則孝經乃
孔子自著者也今其首章云仲尼及曾子侍則非孔子所著明矣
詳其文書是曾子弟子所著抑宗元謂論語載弟子必以字
然曾參不字蓋曾氏之徒樂正子春子思相與為之耳余於孝經
亦云

陳氏曰今世所行本也始刻石太學御八分書不有祭酒李齊古
所上表及答詔且其宰相等名銜是天寶四載詔為石臺孝經乾
道中蔡精知鎮江以其本授教授沈必孫熊克造刻石學宮云歐
陽公集古錄無之豈偶未之見耶家有此刻為四六軸以為書閣

之鎮按唐志作孝經

元行冲考經疏

崇文總目明皇既作註故行冲表詔作疏

孝經正義三卷

崇文總目皇朝翰林侍讀等三郎吳等奉勅世傳行冲疏外餘家

尚多皆撰俗稱陋不足行冲疏中詔書及杜鎬等集諸儒之說

而增損焉

司馬君實古文孝經指解一卷

自序先儒皆以為孔氏避秦示而藏書愚切疑其不然何則秦世

科斗之書廢絕已久秦始皇二十四年始下焚書之令距漢興纔

七年耳孔氏子孫豈容悉無知者必待恭王然後乃出蓋始藏之

時去聖未遠其書最真與夫他國之人轉相傳授歷世踈遠者誠

不侔矣且孝經與尚書俱出壁中今人皆知尚書之真而疑孝經

之偽是何異信膾之可啗而疑久之不可食也

晁氏曰古文蓋孔惠所藏者與顏芝十八章大校相似而析出三

章又有閨門一章不同者四百餘字劉向校書以十八章為定故

世不大傳獨有孔安國註今亡然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

推此言之未必非真也司馬公為之指解并音

中興藝文志自漢明皇時議書游夏古文以閨門一章為鄙俗而

古文遂廢國知司馬公為之指解

陳氏曰古文志中經二十卷本經公序言秘閣所藏止有鄭氏

明皇及古文三家而已古文有經無傳以祿禮寫之而為之指解

仁宗朝表上之

王介甫考經解

晁氏曰經云道不遠矣則子不可不諱於心而孟子猥曰父子之

間不責善美也蓋介甫因謂當不美則諱之非責善也噫不

為不義即...其好以巧善侮聖人之言至此君子疾夫

范淳夫古文...一書

晁氏曰...建時所上

晦庵孝經列議一書

中興藝文...首統論...曰故自天子至庶人...相應文勢...詩書之文...一引詩者...王見教...跋尾云...駭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為信而孝經之可疑者不但此也

因以書質之沙隨程可久丈...此書多出後人附會於是乃知前輩讀書精察其論固已及此又竊自幸有所因述而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也因欲掇取他書之言可發此書之旨者別為...傳如冬溫夏清皆定晨省之類即附始於事親之傳顧未敢耳語錄孝經疑非聖人之言...如元王有至德要道此是說得好處然下面都不曾說得切要...孝皆親切有味都不如此...陳氏曰抱遺經...立之士何以及此...張無垢孝經...中興藝文志...而入亦...黃勉齋孝經...

張無垢孝經

中興藝文志...而入亦

而入亦

黃勉齋孝經

中興藝文志卷之六言孝者為一書厘為二

十四篇

馮椅古孝

中興藝文志卷之六言孝者為一書厘為二

託曾孔

楊慈湖古文孝

中興藝文志卷之六言孝者為一書厘為二

袁廣微孝經說三卷

陳氏曰廣微為鄒憲日諸生說孝經旁及諸子諸生錄之為此

編凡三卷

經解

漢志一家十八篇

隋志二十九部三百五十九卷

唐志十九家二十六部三百一十一卷

宋兩朝志二家七十九卷

宋四朝志四家一百九十五卷

宋三朝志十五家一百七十一卷

宋中興志二十二家一百四十九卷

白虎通德論十卷

崇文總目

經同異

陳氏曰

中淳于

渠議奏

容齋洪氏

以百數

言孝者為一書厘為二

經文所引詩書之妄而傳則盡刪其所

言孝者為一書厘為二

何從有死之語蓋近於禪

諸生說孝經旁及諸子諸生錄之為此

卷七十七卷

十一卷失姓名一家趙英以下不

著錄卜家一百二十七卷

卷

九卷

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

同異

白虎議奏

卷之四十四

經否則自立佳名蓋各

漢則其名簡雅一

曰故故者通其法也... 後解故詩有魯故后氏故韓故也
毛詩故詩傳者師古詩經也... 故訓便為詩字失真耳小學有杜
林倉頡說二曰無謂釋名也... 如春秋有左氏微鐸氏微張氏微
虞卿微傳三曰通如注房... 論名也陸君通班固白虎通應劭
風俗通唐劉知幾大通前漢書云... 凡此諸書唯白虎通風俗通
僅存耳又如鄭康成作毛詩... 鄭明其義他書無用此字者論語
之學但曰齊論魯論張氏論後來皆不然也

五經鉤沉

崇文總目晉王芳撰合難中暢自謂鉤取五經之沉義篇第亡缺
今缺五篇

匡繆正俗八卷

崇文總目唐祕書監顏師古撰采先儒及當世之言參質訛謬而
矯正之未終篇而師古歿其子始上之詔錄藏秘閣

晁氏曰師古以世俗之言多繆誤故質諸經史刊而止之永徽中
子揚庭上之

陳氏曰莆田鄭樵有刊謬正俗跋八卷汪玉山亦言揚庭表以為
藁草纔半部秩未終則是書初非定本也今前後乖刺極多玉山
集中所辨甚詳

六說五卷

崇文總目唐石種麟劉迅作六書以繼六經故探槩作書之誼而
著其目惟身編而不叙

晁氏曰此其友嘉宅九五卷

經典釋文三十卷

崇文總目唐陸德明撰德明為國子博士以先儒作經典音訓不
列註傳各錄文雖未詳又南北異音讀聲同乃集諸家之讀
九經諸說及注爾雅音義其辭以增漢之

陳氏曰唐陸德明撰五經傳古書之外及本經論語爾雅莊
老兼附入義疏其說不但音切也或言陸其人多具音綜其實
未必然也其書世藝文志列於經籍類中與書目始入之小學非也
經史釋題

崇文總目唐李肇撰九經下止唐氏實錄列篇帙之凡槩釋其題
五經文字三卷

陳氏曰唐孫愬司業致書撰大曆中刻石長安太學
崇文總目初參拜詔與儒官校正經典乃取漢蔡邕石經許慎說
文呂忱字林陸德明釋文命孝廉生顏傳鈔撮疑互取定儒師部
為一百六十非緣經見者皆畧而不集

經典分毫正字一卷

崇文總目唐大學博士歐陽勣撰辯正經典字文使不得相亂篇
帙今闕今篇止春秋中帙餘篇悉云

九經字樣一卷

崇文總目唐翰林待制唐元度撰開成中元度奉詔覆定太學石
經字文以來補張參之闕更作九經字樣為七十六

五經字樣一卷

陳氏曰唐河王友翰林待制唐元度撰補張參之所不載開成中
上之二書亦當在小學類以其直為經設故亦附見於此往宰南
城出謁上以故紙書道右得此書乃古京本五代開運丙午所
刻也遂為小學類書籍之最古者

授經圖

崇文總目唐李肇撰八古氏史易詩書禮春秋三家論語孝經之學
師承相授之圖

九經餘義

崇文總目唐李肇撰十古氏史易詩書禮春秋三家論語孝經之學
師承相授之圖

崇文總目皇朝秘書監致仕胡旦撰以漢書論語先儒傳註得失參證世在二書而辨正之

易百篇書五十六篇禮七十八篇論語十八篇經一百五十二天聖中獻之

晁氏曰其所論易十六卷書七卷詩十卷禮記十六卷而春秋論別行天聖嘗獻于朝特精詳學者宗焉

陳氏曰易十七書上詩十禮記十六春秋十其第一卷為目錄且太平興國三年進士第一人恃才輕躁累坐擯斥晚尤瀆貨持吏

短長為時論所薄然其學亦博矣
群經音辯七卷

陳氏曰丞相真定晉昌白胡子明撰康定中侍講大章閣所上凡五門七經小傳三卷

晁氏曰皇朝劉敞原甫撰其所謂七經者毛詩尚書公羊周禮儀禮禮記論語也元祐史官謂應詹前學晉尚文詞多守章句註疏

之學至敞始異諸儒之說後王安石修經義蓋本於敞公武觀原甫說伊尹相湯伐桀升白師之類經義多勦取之史官之言不誣

陳氏曰前世經學大抵祖述註疏其以己意言經著書行世自敞倡之惟春秋既有成書而書詩三禮論語見之小傳又公羊左氏

國語三則附焉故曰七經
河南經說七卷

陳氏曰程頤撰繫辭說一書一詩二春秋一論語一政定大學一程氏之學易傳經義全書餘經具此

龜山經說八卷

陳氏曰楊時撰易三詩春秋孟子各一末二卷則經筵講義也
三經義辯 辯學

中興藝文志三經義辨揚時撰辨學三居正撰居正為舉子時不習王氏新經字說流落十餘年時出義辯示之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厲自尾十載為三經辨學正安石父子言不合道者悉正之紹興間於上廟論安石釋經無以無君處上正色曰是豈不害名教居正退序上語為辨學書皆上之與時義辨並列秘府自是天下不復言王氏學矣

六經圖七卷

陳氏曰東嘉葉仲堪思文重編按館閣書目有六卷昌州布衣楊甲鼎卿所撰撫州教授毛邦翰增補之易七十今百三十書五十五今六十三詩四十七今百周禮六十五今六十一禮記四十三今六十二春秋二十九今七十二然則仲堪蓋又以舊本增損改定者耶

麗澤論說集錄十卷

陳氏曰呂祖謙門人所錄平日說經之語末三卷則為史說雜說東萊於諸經亦為讀詩記及書說成書而未終也

畏齋經學十二卷

陳氏曰宣教郎廣安游桂元發撰凡十二卷桂隆興癸未進士歷官至制司機宜

項氏家說十卷附錄四卷

陳氏曰項六世撰九經皆有論註其第八卷以後雜說文史正學附錄孝經中庸詩經次丘乘圖則各為一書重見諸類

山堂疑問一卷

陳氏曰起言郎簡之劉元石無節撰凡一卷慶元中謫居房陵與其子講說經因筆記之以其所問於詩為多遂取呂氏讀詩記盡觀之而釋以已意而問之後

六經正誤六卷

陳氏曰柯山毛志正謂前校監本經籍之誤所欲刊正者魏鶴山為之序而刻書之大抵多傳傍之疑似者凡六卷

西山讀書記三十一卷

陳氏曰真德秀景元撰其書言甲乙丙丁甲言性理中述治道末言出處大抵本經子格言而述以己意今但有甲三十七卷丁二卷乙丙未見

考信錄三十卷

賈鑄撰後溪劉氏序略曰友人賈君成已少予十三歲未脫舉子累且教授生徒所至坐席常滿而能歷年篤以成書世之學者於六經之疏能一閱焉者蓋寡况能參稽其類大之如天地氣形之初微之如服食器用之末先儒該洽兼綜凡古書之雜出者徵之而靡不在分之而靡不貫也其書曰考信錄考諸古而信於心又以質於余而證於後世用意遠矣

卷一百八十五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六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

經樂

西漢藝文志自黃帝下至三代樂各有名周衰禮樂俱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為節師古曰眇細也言其道精微節在音律不可具於書眇亦讀曰妙又為鄭衛所亂

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出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實

公師古曰桓譚論云實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奇之問曰何因至此譚曰臣年十三失學父無哀其不及衆技教鼓琴

所服何無獻其書乃廟官太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間獻

王好儒盛三代之樂其來廟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

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

時為謁者奏言其樂記二十四卷記制氏校言得樂記二十三篇

與禹不同其遠寧以益微知古曰

晁氏曰古之為國者先治身故以禮樂之用為本後世為國者先治人故以禮樂之用為末先王欲明德於天下深推其本必先脩身而脩身之要在乎正心誠意故禮以制其外樂以養其內內之不真之心無自而萌外之不義之事無由而蹈一身既修而天下治矣是以禮樂之用不可須臾離矣後世則不然設法造令務以整治天下自適其暴戾恣睢之心謂躬行率人為迂闊不可用若海內平定好名之主然後取禮威儀樂之節奏以文飾其治而已則其所謂禮樂者實何益於治亂成敗之數故曰後世為國者先治人以禮樂之用為末雖然禮文在外為易見歷代猶不能廢至於樂之用在內微密要眇非常情所能知故自漢以來指樂為虛器雜以鄭衛夷狄之音雖或用於一時旋即放失無復存者況其書哉今哀集數種姑以補書目之闕焉爾

闕焉爾

陳氏曰劉歆班固雖以禮樂著之六藝畧要皆非孔氏之舊也然三禮至今行於世猶是先漢舊傳而所謂樂六家者影響不復存矣竇公之大司樂章既已見於周禮河間獻王之樂記亦已錄於小戴則古樂已不復有書而前志相承廼取樂府教坊琵琶羯鼓之類以充樂類與聖經並列不亦悖乎晚得鄭子敬氏書目獨不然其為說曰儀註編年各自為類不得附於禮春秋則後之樂書固不得列於六藝今從之而著於子錄雜藝之前按古者詩書禮樂皆所以垂世立教故班史著之六藝以為經籍之首流傳至于後世雖有是四者而俱不可言經矣故自唐有四庫之目而後世之所謂書者入史門所謂詩者入集門獨禮樂則俱以為經於是以至代典章儀註等書廁之六典儀禮之後歷代樂府教坊諸書廁之樂記司樂之後猥

雜珠甚陳其之言其矣然樂者國家之大典古人以與禮並稱而陳氏書錄則置之諸子之後而併之於技藝之間又大不倫矣雖後世之樂不可以擬古然既以樂名書則非止於技藝之文而已况先儒釋經之言其反理詭道為前賢所擯斥者亦浩經之區得以入於經類豈後世之樂書盡不足與言樂乎故今所叙錄雖不敢如前志相承以之擬經而以與儀註識諱並列於經解之後史子之前云

漢志凡樂六家百六十五篇出淮南訓白等琴頌七篇

隋志四十二部一百四十二卷通計七書合四十九部一百六十三卷

唐志三十一家三百五十七卷失姓名九家張文收以下不著錄二十家共九十三卷

宋三朝志四十五部四百九卷

宋兩朝志三十三部一百七十四卷

宋四朝志三十一部三百一十卷

宋中興志六十四家七十一部六百五十五卷
樂府雜錄一卷

崇文總目唐段安節撰其事無駁不倫

晁氏日記唐開國以來雅鄭之樂并其事始

歷代樂儀

崇文總目唐叶律郎徐景安撰總序律呂起周漢訖于唐著唐樂章考為詳悉

大樂令壁記

崇文總目唐叶律郎劉貺撰分樂元正樂四夷樂合三篇

古樂府 樂府古題要解共十二卷

崇文總目唐兵部撰釋古樂曲所以名篇之意

晁氏日記漢魏以來古樂府詞凡十卷又於傳記及諸家文

集中采樂府所起本義以釋解古題云

樂府解題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與吳兢所撰樂府古題頗同以江南曲為首其後以解楚異

玉臺新錄十卷

晁氏曰陳徐陵纂唐李康成云昔陵在梁世父子俱事東朝特見優遇時承華好文雅尚宮體故采西漢以來詞人所著樂府艷詩以備諷覽且為之序

玉臺後集十卷

晁氏曰唐李康成采梁蕭子範迄唐張赴二百九人所著樂府歌詩六百七十首以續陵編序謂名登前集者今並不錄唯皮信徐陵任周陳既為異代理不可遺云

後村劉氏曰鄭左司子敬家有玉臺後集天寶間李康成所撰

陳後主隋煬帝江總庾信沈宋王楊盧駱而下二百九人詩

七十首彙為十卷與前集皆徐陵所遺落者往往其時諸人之集尚存其中多有佳句

樂府古今解題

崇文總目唐郝昂撰或云王昌齡撰未詳孰是舊云古今樂府解題又云古題所載曲名與吳兢所撰樂府解題頗異復有唐李百藥辭今定為樂府古今解題

聲律要訣十卷

崇文總目唐田琦撰推本律呂及制管定音之法文雖近俗而於樂禮尤詣焉

晁氏曰唐上黨郡司馬田疇撰序謂一切樂器依律呂之聲皆須本月真響若但執累黍之文則律呂陰陽不復諧矣故據經史參校短長為此書云

羯鼓錄一卷

崇文總目唐南宮無錫鼓衰樂與都曇答鼓皆列於九部至唐開元中始盛行於世李所記多開元天寶時曲云

陳氏曰卓唐為藝六刺史

琴操三卷

崇文總目晉廣陵相孔衍撰述詩曲之所從總五十九章

陳氏曰止一卷不著氏名中興書目云晉廣陵守孔衍以琴調周

詩五篇古操引共五十篇述所以命題之意今周詩篇同而操引

財二十一一篇似非全書也

琴譜三均手訣

崇文總目宋謝莊撰叙唐虞至宋廿善琴者姓名及古典名言琴

通三均謂黃鐘中呂無射

琴經

陳氏曰托名諸葛亮後俚之甚

琴手卅譜一卷

崇文總目唐道士趙邪利撰記古琴指法為左右手圖二十一種

陳氏曰一名彈琴古手法

金風樂一卷

崇文總目唐玄宗撰琴曲名

琴書三卷

崇文總目唐翰林待詔趙惟棟撰畧述琴製叙古諸典及善琴人

姓名

陳氏曰惟棟稱進士滁州全椒尉

琴譜三十卷

崇文總目晉陳士撰按康士作琴曲一百章譜十三卷宮調二

十章商調一章角調五章徵調七章琴調五章黃鐘十章離憂七

章沉湘七章別琴七章縵角七章玉女五章其譜數亡今書舊目

有琴調六卷琴譜一卷殘缺無首尾所載乃楚角宮黃鐘側蜀琴調數篇無皆二

琴譜序一卷

崇文總目陳康士撰康士善撫琴士三安道以善琴知名嘗撰琴曲百篇譜十三卷進上美正元皮口休皆為序以述其能康士譜今別行

琴調四卷

崇文總目陳康士撰楚調五章黃鐘調二十章側蜀琴調皆一章離騷譜一卷

崇文總目陳康士撰依離騷以次聲

大唐正聲新址琴譜一卷

崇文總目唐陳拙纂集琴家之說不專聲譜

廣陵止息譜一卷

崇文總目唐呂渭撰晉中散大夫稽康作琴調廣陵散說者以魏

氏散亡自廣陵始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康避魏晉之禍託之於

鬼神河東司戶參軍李良輔云袁孝已竊聽而寫其聲後絕其傳

良輔傳之於洛陽僧思古傳於長安張老遂著此譜總三十三拍

至渭又增為三十六拍

東杓引譜一卷

崇文總目唐叶律郎李約撰約患琴家無角聲乃造東杓引七拍

有麟聲釋聲以備五音

無射商九調譜一卷

崇文總目唐蕭祐撰祐因胡茄推無射商自創為九調

琴雅畧一卷

崇文總目唐中任師承楊撰築言創制音器之畧

琴聲律圖一卷

崇文總目唐孫希陵撰又一大刀承詔撰國琴制度以六十律旋宮

之法次其... 諸家律呂相生之術

琴德譜一卷

崇文總目唐因士僧道英撰述三蜀異音及辨析指法道英與趙邪利同時蓋從邪利授

沈氏琴書一卷

崇文總目沈氏撰不著名首載嵇中散四弄題趙師法撰次有悲風三峽流泉淶水昭君下舞間弦并胡笳四弄題盛通師撰蓋諸家曲譜沈氏集之

琴說一卷

陳氏曰唐工部尚書李勉撰

琴說一卷

陳氏曰唐待詔薛易簡撰衡州耒陽尉

教坊記一卷

晁氏曰唐崔令欽撰開元中教坊特盛令欽記之率鄙俗事非有益於正樂也

琵琶故事一卷

晁氏曰未詳何人所纂

陳氏曰段安節撰

張淡正琴譜一卷

崇文總目茅仙逸人張淡正撰不詳何代人解琴指法

琴譜一卷

崇文總目梁開平中王邈撰

小胡笳子十九拍一卷

崇文總目偽唐蔡實撰琴曲有大小胡笳大胡笳十八拍沈遼集世名沈家聲小胡笳只有與聲一拍共十九拍謂之祝家聲祝氏不詳何人所載乃小胡笳子

阮咸譜一卷 琴調一卷

崇文總目偽唐琴譜

琴雜說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蓋琴之家雜集器圖聲說之畧

琴調三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無射商角諸譜皆亡其曲名

琴譜四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凡四大曲一曰別鶴林其三皆失其名

而譜存今留以待知琴者

琴畧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序有十例頗鈔歷代善琴者各為門

文載拍法及雜曲名

式圖二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以琴制度為圖雜載趙邪利指訣又有

白雲先生三訣

陳氏曰三訣凡一卷稱天台白雲先生

三樂譜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 商調三樂譜

琴譜纂要五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圖琴制度及載古曲譜曲名

琴書正聲九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集游春綠水幽居坐愁思秋思楚明光

易水鳳歸林接輿白雲凡十四譜

琴譜三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雜錄琴譜大小數曲其前一大曲亡其

名舊本或云李翱用指法與諸琴法無異而云翱者豈其所傳歟

阮咸調弄二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

阮咸金羽調一卷 降聖引譜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載降聖引一篇譜一首不詳何代之曲

阮咸譜二十卷 阮咸曲譜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有宮商角徵無射宮無射商金羽碧玉

凄凉黃鐘調凡十篇總十二卷

琴義一卷

陳氏曰稱野人劉籍撰

琴曲詞一卷

陳氏曰不知作者凡十一曲辭皆鄙俚

大周正樂一百二十卷

崇文總目周翰林學士竇儼撰顯德中儼奉詔集綴其書傳而無次

樂苑五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叙樂律聲器凡二十篇

周優人曲辭二卷

崇文總目周吏部侍郎趙上交翰林學士李昉諫議大夫劉潛司

勳郎中馮古纂錄燕樂優人曲詞

景祐大樂圖二十卷

崇文總目皇朝司封員外郎集賢校理聶冠卿撰景祐二年大樂

署以律准考定雅興獻之上召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李照問鐘

律大要照請用黍尺丈聲遂命照制新樂冠卿討論故事據經義

多所損益以御製樂曲又鍾律議說制器之法與古今樂器圖象

之異為書一百二十六篇上之

大樂圖義二卷

崇文總目皇朝太常寺博士直史館宋祁撰受詔考試太常樂工因

集古樂鐘律器用之說上列為圖從釋其義并今樂署闕典所當
釐補者更為詳論七篇奏之

皇祐樂記三卷

晁氏曰皇朝胡瑗等撰皇祐二年下詔曰國初循用王朴樂太祖
患其聲高今和峴減下一律然猶未全命瑗同阮逸等二十餘人
再定四年樂成奏之上當景宸殿觀焉此其說也

陳氏曰阮逸胡瑗撰凡十二篇首載詔旨次及律度量衡鐘磬鼓
鼎鸞刀圖其形製刊校頒之天下虎丘寺有本當時所頒藏之名
山者也其末志頒降歲月實皇祐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用蘇州
觀察使印長貳押字余平生每見承平故物未嘗不起敬因錄藏
之一切依元本摹寫不少異

景祐廣樂記

陳氏曰翰林侍講學士馮元等撰闕八卷景祐元年判太常寺燕

肅建言鐘律不調欲以王朴律準更加考詳詔宋祁與集賢校理
李照共領其事照言朴律太高比古樂約高五律遂欲改大樂制
管鑄鐘并引校理聶冠卿為檢討官又詔元等修撰樂書為一代
之典三年七月書成然未幾照樂廢不用

景祐樂府奏議一卷 皇祐樂府奏議一卷

陳氏曰胡瑗撰

三聖樂書一卷

陳氏曰宋祁子京撰

補亡樂書三卷 大樂演義三卷

晁氏曰皇朝胡瑗撰古律既亡後世議樂者縱黍為之則尺長律
管容黍為有餘王朴是也橫黍為之則尺短律管容黍為不足胡
瑗是也故庶欲造以一千二百黍納之律管中黍盡乃得九十分
為黃鐘之長其說大異以律生尺耳范蜀公本之以製雅樂

石林葉氏曰元祐中昭陵命胡瑗阮逸更造新樂將成宋景文得蜀人房庶所作樂書補亡三卷上之以為知樂庶自言嘗得古文漢書律曆志言其度起於黃鐘之長川子穀秬黍中者一黍字下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乃與下文之廣字相接而人不悟故歷世皆以累黍為尺當如漢志以秬黍中者千二百實管中為九十分以定黃鐘之長而加一分以為尺則漢志所謂一為一分者黃鐘九十分之一而非一黍之一也又言樂有五音今無正徵音國家以火德王而亡本音尤非是范景仁力主其說時方用累黍尺故庶但報聞罷崇寧中更定大晟樂始申景仁之說而增徵音然漢書卒未嘗補其脫字蓋不知庶之所自本也

陳氏曰庶說惟范鎮是之時胡瑗阮逸制樂已有定議遂格不行元豐四年庶子審權作演義以述父之意其後元祐初范蜀公自為新樂奏之於朝蓋用其說云

范蜀公樂書一卷

晁氏曰景仁論樂宗房庶潛心四十餘年出私財鑄樂器元祐中上之

五音會元圖

晁氏曰未知何人撰謂樂各有譜但取筭栗譜為圖以七音十二律使俗易見

樂書二百卷

陳氏曰秘書省正字三山陳暘撰建中靖國初進之為禮書陳祥道其兄也其書雅俗胡部音器歌舞下及優伶雜戲無不備載博則博矣未免於穢蕪也暘紹聖初制科終禮部侍郎揚誠齋序曰其書遠自唐虞三代近逮漢唐本朝下逮子史百氏內自王制外逮戎索網羅放失貫綜煩悉效鄭而一之雅引今而復之古使人味其論玩其圖忽乎先王金鐘天球之音粲乎前代鸞羽玉戚之

容後有作者不必求之於野證之於祀宋而損益可知焉

大晟樂書二十卷 雅樂圖譜

陳氏曰太中大夫開封劉炳子蒙撰大晟者本方士魏漢津妄出新意以裕陟指節定尺律傳會身為度之說炳為大司樂精為緣飾又有圖譜一卷

隆韶道百和集一卷

陳氏曰保義郎大晟府按協律姚公立撰以律呂節氣陰陽為說凡四十九條

樂府詩集一百卷

晁氏曰皇朝郭茂倩編次取古今樂府分十二門郊廟歌辭十二燕射歌辭三鼓吹曲辭五橫吹曲辭五相和歌辭十八清商曲辭八舞曲歌辭五琴曲歌辭四雜曲歌辭十八近代曲辭四雜謠歌辭七雜樂府詞十一通為百卷包括傳記辭曲畧無遺軼

琴筌十卷

晁氏曰皇朝苟以道撰記造琴法彈琴訣并譜

琴史六卷

陳氏曰吳郡朱長文伯原撰唐虞以來迄本朝琴之人與事備矣

製琴法一卷

陳氏曰不知何人撰

大胡笳十九拍一卷

陳氏曰題龐西董庭蘭撰連劉商辭又云祝家聲沈家譜不可曉也

琴譜八卷

陳氏曰鄭學魏邱舊書有之己卯分教傳錄亦益以他所得譜

琴操譜十五卷調譜四卷

陳氏曰參政歷陽張巖尚翁以善鼓琴聞一時余從其子似得此譜

琴譜十六卷

陳氏曰新昌石孝隆君大所錄

律呂新書二卷

中興藝文志曰蔡元定季通撰其法以律生尺如房庶范鎮之論亦祖兩漢志蔡邕說及我朝程子張子又主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以九分為寸

朱子序曰南狩今六十年學士大夫因仍簡陋遂無復以鐘律為意者吾友蔡君季通乃獨心好其說而力求之旁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年乃若真契著書兩卷凡若干言予嘗得而讀之愛其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不為牽合附會之談而橫斜曲直如珠之不出於盤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蓋若黃鐘圓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考子以九分為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為調則孔氏之禮

數因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而亦班班雜見於兩漢之志蔡邕之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顧讀者不深考其間雖或有得於此者而又不能無失於彼是以晦蝕紛拏無復定論抑季通之為此書詞約理明初非難讀而讀之者往往未及終篇輒已欠伸思睡固無由了其歸趣獨以予之頑頓不敏乃能熟復數過而僅得其旨意之彷彿季通亦許予能知己故屬以序而不得辭焉

朱子語錄曰季通律書分明是好却不是暗說自有按據

樂舞新書

一 中興藝文志吳仁傑撰論閔睢者二論風雅頌者九論笙鏞雅頌者二論大雅小雅者一論二南者二論雅者九凡二十六篇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七

鄱陽馬

端臨 貴與 著

經籍考

經儀註

隋經籍志儀註之興由來久矣自君臣父子六親九族各有上
 下親疏之別養生送死弔恤賀慶則有進止威儀之數唐虞以
 上分之為三在周因而為五周官宗伯所掌吉凶賓軍嘉以佐
 王安邦國親萬民而太史執書以協事之類是也是時典章皆
 具可履而行周衰諸侯削除其籍至秦又焚而去之漢興叔孫
 通定朝儀武帝時始祀汾陰后土成帝時初定南北之郊節文
 漸具後漢又使曹褒定漢儀是後相承世有制作然猶以舊章
 殘闕各遵所見彼此紛爭盈篇滿牘而後世多故事在通變或
 一時之制非長久之道載筆之士刪其大綱編于史志而或傷

於淺近或失於未達不能盡其指要遺文餘事亦多散亡今聚其見存者以為儀註篇

漢志四家一百一十五卷

隋志五十九部一千二十九卷通計二書合六十九部三千九十四卷

唐志六十一家一百部一千四百六十七卷知姓名三十二家實維洗金以下不著錄

四十九家八百九十三卷

宋三朝志三十一部一百二十九卷

宋兩朝志二十一部四百三十九卷

宋四朝志五十五部三千七百七十三卷

宋中興志七十九家九十四部一千六百七卷

宋志又十部三百八十三卷元入禮門今厘入儀註門

宋志謚志十二家一百七十四卷

按謚者國家送終之大典今歷代史志俱以謚法入經解門

則倫類失當今除周公謚法春秋謚法二項入禮門而歷代之謚法則俱附于儀註之後庶以類相從云

叔孫通朝儀

本傳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為皇帝於定陶通就其儀號高帝

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群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上患之通

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請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

起朝儀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

行為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及上左右為學者左右謂

為學謂素與其弟子百餘人綿蔓野外應劭曰立竹及茅系營之

有學術以茅剪樹地為纂習禮儀其中也如淳曰謂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曰吾能為

此乃令群臣習肄七年長樂宮成行之

先公曰按史言通制禮大抵皆襲秦故少所改變其書後與律

令同藏於理官法家傳不傳臣民莫有見者夫天高地下而

禮制行矣豈專為尊君抑臣哉亦孫之制禮也不過度帝所能為高帝之觀之也不過曰吾今知皇帝之貴而已夫豈知其出於人心天理之本然哉故書之錄也與律令同其藏也在理官然則非禮也刑禁之書而已

曹褒漢禮

本傳肅宗章和二年欲制定禮樂褒乃上疏請著成漢禮章下太常太常集堪以為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帝知群僚拘率難與圖始朝廷禮憲宜以時定乃下詔曰漢遭秦餘禮壞樂崩且因循故事未可觀省有知說者各盡所能褒乃復上疏具陳禮樂之本制改之意拜褒侍中召玄武司馬班固問改定禮制之宜固曰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旁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乃召褒詣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

二篇勃褒曰此制散畧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便可施行於南宮東觀盡心集作褒既受命乃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識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昏吉凶終始制度以為百五十篇寫以二尺四寸簡其年十二月奏上帝以眾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會帝崩和帝即位褒乃為作章句帝遂以新禮二篇為後太尉張酺等奏褒擅制漢禮破亂聖術宜加刑誅帝雖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

致堂胡氏曰孔子刪詩定書繫易作春秋而不述禮樂之制何也禮因人情為之節文樂以象功故難立一成不變之制也殷因於夏周因於殷其或繼周者皆不免於有損有益夏質殷忠而周文其不可一也明矣雖然聖人必因事以明其義蓋其數可陳祝史有司之所能預也其義難知非仁且智則不能本人情而約之於中道也故或先王有之而不宜於今之世或古未之有而可以義

起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嘗憂之志蓋亦深見叔孫通之儀有未當者故憤然欲正之而章帝亦以是命之若請博徵名儒遲以年歲猶庶幾乎不大違矣有可行者而身當重任決以獨見纒數月間遽成百五十篇且又雜以識記之文蓋不待見其書而可逆知舛駁不純乎古之正禮矣一世大典既鮮克留意者幸而有之其成就乃爾豈不惜哉

按三代之禮亡於秦繼秦者漢漢之禮書則前有叔孫通後有曹褒然通之禮雜秦儀褒之禮雜識緯先儒所以議其不純也然自古禮既亡今傳於世者惟周官儀禮戴記而其說未備鄭康成於三書皆有註後世之所欲明禮者每稽之鄭註以求經之意而鄭註則亦多雜識緯及秦漢之禮以為說則亦必本於通褒之書矣此三書者漢隋唐三史藝文志俱無其卷帙則其書久亡故後世無述焉然魏晉而後所用之

禮必祖述此者也故撫二傳中所言二家著述之旨以為儀註之首

漢舊儀四卷

衛敬仲撰隋志四卷今本止三卷

獨斷二卷

晁氏曰漢左中郎將蔡邕纂雜記自古國家制度及漢朝故事王莽無髮蓋見於此公武得孫蜀州道夫本乃閣下所藏

陳氏曰言漢世制度禮文車服及諸帝世次而兼及前代禮樂舒台二郡皆有刊本向在莆田嘗錄李氏本大畧與二本同而上下卷前後錯互因並見之

江都集禮一百四卷

崇文總目隋諸儒撰初煬帝以晉王為揚州總管鎮江都令諸儒周漢以來禮制因龍下逮江左先儒論議命潘徽為之序凡一百

二十卷今三關僅存一百四卷

開元禮一百五十卷

陳氏曰唐集賢院學士蕭嵩王仲丘等撰唐初有貞觀顯慶禮儀註不同而顯慶又出於許敬宗希旨傳會不足施用開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彥請刪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張說以為禮記不可改易宜折衷貞觀顯慶以為唐禮乃詔徐堅李銳施敬本撰述蕭嵩王仲丘繼之書成唐之五禮之文始備於是遂以設科取士新史禮樂志大略采摭著二篇然唐初已降凶禮於五禮之末至顯慶遂削去國恤一篇則敬宗詔設諱惡鄙陋亡稽卒不正也

開元禮百問二篇

陳氏曰不著氏名以古今異制設為問答凡百條

開元禮義鑑一百卷

崇文總目唐蕭嵩撰既定開元禮又以禮家名物繁夥更取歷代

沿革隨文釋義與禮並行

開元禮京兆義羅十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據開元已有義鑑申衍其說今此又網

羅其遺墜云

開元禮類釋二十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以唐禮繁重故彙具名物粗為申釋

大唐郊祀錄十卷

陳氏曰唐太常禮院脩撰王涇撰考次歷代郊廟沿革之制及其工歌祝號而固其壇屋陟降之序貞元中上之

禮閣新儀三十卷

陳氏曰唐太常脩撰韋公肅撰錄開元以後禮文損益至元和十年其一卷為目錄按館閣書目云卷數雖存而書不全又復卷互重出今本不爾但目錄稍誤

南豐曾氏序曰禮閣新儀三十篇韋公蕭撰記開元以後至元和之變禮史館秘閣及臣書多復重其篇少者入集賢院書二十篇以參相校史館及秘閣及臣書多復重其篇少者入集賢院書獨具然臣書有目錄一篇以考其次序蓋此書本三十篇則集賢院書雖具然其篇次亦亂既正其脫謬因定著從目錄而禮閣新儀三十篇復完夫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使人之言動視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於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窮於外物則禍亂可息而財用可充其立意微其為法遠矣故設其噐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所謂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然而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制度數其久而不能無弊者勢固然也故為禮者其始莫不宜於當世而其後多失曰難遵亦其理然也失則必改制以求其當故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也後世去三代蓋千有餘歲其所遭之變所習之便不同固已遠矣而議者不原聖人制作之方乃謂設其噐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為其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者當一二以追先王之迹然後禮可得而興也至其說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則寧至於漠然而不敢為使人之言動視聽之間蕩然莫之為節至患夫為罪者之不止則繁於為法以禁之故法至於不勝其繁而犯者亦至於不勝其衆豈不惑哉蓋上世聖人有為耒耜者或不為宮室為舟車者或不為棺槨豈其智不足為哉以謂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聖有為宮室者不以土處為不可變也為棺槨者不以衣薪為不可易也豈好為相反哉以謂人之所以既病者不可因也又至於後聖則有設兩觀而更采椽之質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豈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所好者能為之樂而不能變也由是觀之古今之變不同而

俗之便習亦異則亦變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二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於養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故元樽之尚而薄酒之用大羹之先而庶羞之飽一以爲貴本一以爲親用則知有聖人作而爲後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令之器用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乎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而制作之如此者未嘗異也後世不推其如此而或至於不敢爲或爲之者特出於其勢之不得已故苟簡而不能備希闊而不常行又不過用之於上而未有加之於民者也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者歷千餘歲民未嘗得接於其耳目况於服習而安之者乎至其陷於罪戾則繁於爲法以禦之其亦不仁也哉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淺然凡世之記禮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具焉昔孔子於告朔其禮之存况著於一代之典籍哉故其書不得不貴因爲之定著以俟夫論禮者考而擇焉續白臺禮三十卷

陳氏曰唐太常博士太原王彥威撰元和十三年嘗獻曲臺新禮三十卷至長慶中又自元和之末次第編錄下及公卿士庶婚姻喪祭之禮并目錄爲三十卷通前爲六十一卷按此惟續書而亦無目錄前書則未之見也館閣書目亦無之文宗朝彥威仕爲尚書節度使

五禮精義十卷

崇文總目唐太常博士韋彤撰首載唐禮參引古義申釋其文服飾圖三卷

晁氏曰唐李德裕編共五十五事

咸鎬故事一卷

晁氏曰唐書博徵纂長安自元日至除夜朝廷慶賀事

崇豐二陵集禮

太常丞裴瑾封叔撰柳子厚序略曰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去國

恤章而山陵之禮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說而大

典闕焉由是累聖山陵皆撫拾殘闕附比倫類已乃斥去其後莫

能徵永貞元和間天禍仍違自崇陵至于豐陵德宗葬崇陵順宗葬豐陵不能

周歲司空杜公杜黃裳由太常相天下連為禮儀使擇其僚以備損

益於是河東裴瑾以太常丞隴西辛秘以博士用焉內之則擗塗

秘器象物之宜擗與藪同徒九切續也秘器外之則復土斥土因

山之制漢文紀張武為復土將軍謂穿壙下棺又惠帝紀斥土

之則顧命典冊與文物以受方國方萬下之則制服節文頒憲則

以示四方由其肅恭禮無不備且晏本包并總統千載之盈縮羅

絡旁午百氏之異同搜揚剪截而畢得其中顧問關決而不悖於

事議者以為司空公得其人而邦典不墜裴氏乃悉取所刊定及

奏復于上辨列于下聯百執事之儀以為崇豐二陵集禮藏之于

太常書閣君子以為愛禮而近古焉

五服志三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據江都開元二禮參引先儒所論輕重

之制蓋唐人所紬次云

喪服加減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雜記服制增損文無倫次

開寶通禮二百卷

晁氏曰皇朝劉溫叟等撰開寶中詔溫叟同李昉盧多遜扈蒙楊

昭儉賈黃中和峴陳諤檢益開元禮為之附益以國朝新制

朱子語錄曰開寶禮全體是開元禮但畧改動五禮新儀其間有

難定者皆稱御製以決之如禱山川者只開元禮內有祖宗時

有開寶通禮科學究試點義須是念得禮熟是得禮官用此等之
為之介甫一切罷去盡令做大義故今之禮官不問是甚人皆可
做其嘗聞朝廷須留此等專科如史科亦當有

開寶通禮義纂一百卷

崇文總目皇朝翰林學士盧多遜等撰多遜既定新禮復因開元禮
義鑑增益為開寶通禮義纂一百卷上之詔與通禮並行

太常新禮四十卷

陳氏曰提舉編修賈昌朝子明等上景祐四年同知太常禮院浦
城吳育春卿言本院所藏禮文故事未經刊修請擇官參定至慶
曆四年始成凡通禮所存悉仍其舊裒其異者列之為一百二十
篇編修官孫祖德李宥張方平呂公綽曾公亮王洙孫瑜余靖刁約
太常因革禮

陳氏曰皇朝姚闢蘇洵撰嘉祐中歐陽脩言禮書文書放軼請禮

官編修六年用張洞奏以命闢洵至治平二年乃成詔賜以名李
清臣云開寶已修三輯禮書推其要歸嘉祐尤悉然繁簡失中訛
闕不補豈有拘而不得騁乎何擅釀之甚也

鴈湖李氏跋古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自後世以禮著書者僅存
其大槩或闕其彌文經禮粗詳曲禮盡廢以故徃徃不可復考嘉祐
獨於損益去取同異之際莫不咸在時知制誥張環奏以為國朝
禮不合古制欲命大臣與禮官厘正紬繹然後傳之永久蘇先生
爭之以為今亦編集故事使後世毋忘之耳非曰制為典禮遂使
遵而行之也遇事而載之不擇善惡是記事之體也蓋其凡例條
目之定論若此而昧者顧謂繁簡失中以擅釀目之抑未之思歟
其書以開寶通禮為本而以儀註例冊附見之且參以實錄封禪
記鹵簿記大樂記及他書經禮曲禮於是兩備張文定謂其事業
不得舉而措之於天下獨新禮百篇今為太常施用者此也

封禪記五十卷

晁氏曰皇朝丁謂等撰大中祥符元年詔謂與李宗諤陳彭年以景德五年正月三日天書降於左承天門鷓鴣吻之上迄十月泰山修封事迹儀註詔誥編次成書上之御製序冠之於首

祀汾陰記五十卷

晁氏曰皇朝丁謂撰大中祥符三年八月降祀汾陰御札至明年春禮成四年詔謂與陳彭年編次事迹儀註踰二年成書上之
吉凶書儀二卷

晁氏曰皇朝胡瑗翼之撰畧依古禮而以今體書疏儀式附之
大聖鹵簿記十卷

陳氏曰翰林學士常山宋綬公垂撰始太祖朝鹵簿以繡易畫號繡衣鹵簿真宗時王欽若爲記二卷關於繪事弗可詳識綬與馮元孫爽受詔質正古義傳以新制車騎人物器服之品皆繪其首

者名同飾異亦別出焉天聖六年十一月上之其考訂援證詳洽可稽

大饗明堂記二十卷紀要二卷

陳氏曰宰相河汾文彥博寬夫等撰國朝開初以來三歲親郊未嘗躬行大享之禮皇祐二年詔以季秋擇日有事于明堂而罷冬至郊祀直龍圖王洙言國家每歲大饗止於南郊寓祭不合典禮古者明堂宗廟路寢同制今大慶殿即路寢也九月親祀當於大慶殿行禮詔用其言禮成命彥博及次相宋庠參預高若訥編修爲記上親製序文已而彥博以簡牘繁多別爲記要首載聖訓欲以大慶爲明堂禮官之議適與聖意合云

元豐郊廟禮文三十卷

晁氏曰皇朝楊完撰元豐初以郊廟禮文訛舛詔陳襄李清臣王存黃履何洵直孫諤楊完就太常寺檢討歷代沿革以詔考其得

失又命陸佃張璪詳定後以前後嘗進禮文獨令完編類五年成書奏梅其書雖援據廣博而雜出衆手前後屢見繁猥爲甚云
閣門儀制十二卷

陳氏曰學士李淑等修定皆朝廷禮式也

政和五禮新儀二百四十卷目錄五卷

陳氏曰議禮局官知樞密院鄭居中尚書白時中慕容彦逢學士強淵明等撰首卷祐陵御製序文次九卷御筆指揮次十卷御製冠禮餘二百二十卷局官所脩也

石林葉氏曰國朝典禮初循用唐開元禮舊書一百五十卷太祖開寶初始命劉溫叟盧多遜扈蒙三人補緝遺逸通以今事爲開寶通禮二百卷又義纂一百卷以發明其旨且依開元禮設科取士嘉祐初歐陽文忠公知太常禮院復請續編以姚闢蘇洵掌其事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議者病其太簡元豐中蘇子容復議以

開寶通禮及近歲詳定禮文分有司儀註沿革爲三門爲元豐新禮不及行至大觀中始修之鄭達夫主其事然時無知禮舊人書成頗多牴牾後亦廢

朱子語錄曰唐有開元顯慶二禮顯慶已亡開元襲隋舊爲之本朝修開寶禮多本開元而頗加詳備及政和間修五禮一時姦邪以私智損益疏畧牴牾更沒理會不如開元禮

政和五禮撮要十五卷

陳氏曰紹興中有范其姓者爲湖北漕取品官士庶冠昏喪祭爲一編刻板學宮不著名以武昌志考之爲漕者有范正國范寅秩不知其爲誰也

政和冠昏喪祭禮十五卷

陳氏曰紹興中南康黃灝商伯爲禮官請於政和五禮內掇取品官庶人禮摹印頒之郡縣從之其實即前十五卷書也

訓俗書一卷

陳氏曰許洞天撰述廟祭冠笄之禮而拜掃附于末謝絳希深王舉正皆有序跋淳化三年進士希深之舅也

孟氏家祭禮一卷

陳氏曰唐侍御史平昌孟詵撰曰正祭節祠薦新義例凡四卷

徐氏家祭禮一卷

陳氏曰唐左金吾衛倉曹參軍徐潤撰

鄭氏祠享禮一卷

陳氏曰唐侍御史鄭正則撰

范氏寢堂時饗禮一卷

陳氏曰唐涇縣尉南陽范傳式殿中侍御史傳正修定

賈氏家祭禮一卷

陳氏曰唐武功縣尉西具瑱撰

劉岳書儀

歐陽氏歸田錄曰古書儀婚禮有女坐婿之馬鞍父母爲之合巹之禮不知用何經義據岳自叙云以時之所尚者益之則是當時流俗之所爲爾岳當五代干戈之際禮樂廢壞之時不暇講求三王之制度苟取一時世俗所用吉凶儀式畧整齊之固不足爲後世法矣然而後世猶不能行之今岳書儀十已廢其七八其二二僅行於世者皆苟簡粗畧不如本書就中轉失乖繆可爲大笑者坐竅一事耳

新定寢祀禮一卷

陳氏曰不知作者中興館閣書目有此書云前後有序題太常博士陳致雍撰集今此本亦前後有序意其是也致雍晉江人及仕本朝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七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八

經籍考

鄱

陽

馬

瑞臨

貴與

著

儀註

孫氏祭享禮一卷

陳氏曰檢校左散騎常侍孫日用撰周顯德中博士後仕本朝開寶時作此書

杜氏四時祭享禮一卷

陳氏曰丞相山陰杜衍世昌撰

韓氏古今家祭式一卷

陳氏曰司徒兼侍中相臺韓琦雜述撰

橫渠張氏祭禮一卷

陳氏曰張載子厚撰末有呂大鈞和叔說數條附焉

朱子語錄曰橫渠所制禮多不本諸儀禮有自杜撰處

伊川程氏祭禮一卷

陳氏曰程頤正叔撰首載作主式

伊洛禮書補亡 伊洛遺禮

龍川陳氏序曰吾友陳君舉為余言薛季宣士隆嘗從袁道潔游道潔及事伊川自言得伊洛禮書不及授士隆而死今不知其書在何許伊川嘗言舊修六典已及七分又被召乃止今更一二年可成則信有其書矣道潔之所藏近是惜其書之散亡不可見也因集其遺言中凡參考禮儀而是正其可行與不可行者以為伊洛禮書補亡庶幾遺意之未泯而或者其書尚可訪也

又曰伊洛遺禮其可見者惟婚與喪禮僅存其一二今以附諸補亡之後夫禮雖先王之未有可以義起也補亡所集集其義也苟精其義則當時之所參定者尚可考而闕裂不全之制豈必以是

為尊哉記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存其義之可見者以惜其不可見者而已

呂氏家祭禮一卷

陳氏曰丞相京兆呂大防微仲正字大臨與叔撰

朱子語錄曰與叔集諸家禮補儀以儀禮為骨

范氏家祭禮一卷

陳氏曰范祖禹淳甫撰

溫公書儀一卷

陳氏曰司馬光撰前一卷為表章書啓式餘則冠婚喪祭之禮詳焉朱子語錄胡叔器問四先生禮晦庵先生曰二程與橫渠多是古禮溫公則大槩本儀禮而參以今之可行者要之溫公較穩其中與古不甚遠是七分好大抵古禮不可全用如古服古器今皆難用 溫公本諸儀禮最為適古今之宜

先公曰温公此書專本儀禮其大者莫如婚喪婚禮婦見舅姑條
下註若舅姑已歿則有三月廟見之禮此儀禮說也儀禮凡單言
廟皆謂禰廟非祖廟也公謂婦入門拜先靈則三月廟見之禮可
廢此於禮為稍畧而朱文公遂以為惑於陳緘子先配後祖之說
故以婦入拜祖先為未然此禮當考按緘子所譏自謂鄭忽當迎
婦時不先告廟註家引公子
圍告莊共之廟而後行
為證即非婦入門時事喪禮卒哭而祔亦儀禮說也儀禮三虞明
日以其班祔公直用之此於禮為大遽檀弓明言殷練而祔周卒
哭而祔孔子善殷而云周已戚公於註文但畧言而不詳述蓋練
而祔公所不敢故耳大槩温公誠篤之學嘗答許奉世秀才書云
自幼誦諸經讀註疏以求聖人之道直取其合人情物理目前可
用者從之此其大指也

居家雜禮一卷

陳氏曰司馬光撰

呂氏鄉約一卷鄉儀一卷

陳氏曰呂大鈞和叔撰

高氏送終禮一卷

陳氏曰禮部侍郎高閑抑崇撰

四家禮範五卷

陳氏曰張栻朱熹所集司馬程張呂氏諸書而建安劉珙刻於金陵
古今家祭禮二十卷

陳氏曰朱熹集通典會要所載以及唐本朝諸家祭禮皆在焉
朱文公家禮

朱子自序曰嘗獨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
損益於其間以為一家之書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為之本至其
施行之際則又厚薄文務本實以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
誠得與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之

李氏曰先生居母祝令人憂居喪盡禮蓋自始死以至祥禫參酌古今咸盡其變因成喪葬祭禮又推之於冠婚共成一編命曰家禮既成爲一書行竊之以逃先生易簣其書始出今行於世然其間有與先生晚歲之論不合者故未嘗爲學者道之
楊氏曰愚按家禮一書今之士大夫家冠婚喪祭多所遵用然此書始成輒復失之先生未嘗再加審訂則世或未之知也初先生所定家鄉邦國王朝禮專以儀禮爲經及自述家禮則又通之以古今之宜故冠禮則多取司馬氏婚禮則參諸司馬氏程氏喪禮本之司馬氏後又以高氏之書爲最善及論禭遷則取橫渠遺命治喪則以書儀踈畧而用儀禮祭禮兼用司馬氏程氏而先後所見又有不同鄧祠則以韓魏公所行者爲法若夫明大宗小宗之法以寓愛禮存羊之意此又家禮之大義所繫蓋諸書所未暇及而先生於此尤拳拳也惜其書既亡至先生既沒而後出先生不
及再修爲一定之成儀以幸萬世而反爲未成之闕典愚嘗與朋友讀而病之於是竊取先生平日去取折衷之言有以發明家禮之意者若婚禮親迎用溫公入門以後則從伊川之類是也有後來議論始定不必守家禮之舊儀者若祭禮祭始祖初祖而後不以之類是也有超然獨得於心不用疏家穿鑿之說而默與鄭註本義契合若深夜之續衽鉤邊是也有用先儒舊義與經傳不同未見於後來之考訂議論者若喪服辟領婦人不杖之類是也凡若此者悉附於逐條之下以待朋友共相考訂庶幾粗有以見先生之意云

十書類編三卷

陳氏曰不知何人所集十書者管氏弟子職曹昭女誠韓氏家祭式司馬溫公居家雜儀呂氏鄉禮范氏義莊規高氏送終禮高登脩學門庭朱氏重定鄉約社倉約束也雖不專爲禮而禮居多故

附之於此

廟議一卷

陳氏曰吏部侍郎趙粹中撰進專爲太祖未正東鄉之位乃袁董
弇王普趙漢首議與一時討論本末上之時淳熙中也

奉常雜錄一卷樂章一卷

陳氏曰無名氏雜錄禮寺牲牢樂舞祝祠其樂章則祠祭見行用者
服飾變古元錄三卷

陳氏曰唐翰林學士汝南袁郊之儀撰郊宰相滋之子唐志作一卷
古今服飾儀一卷

陳氏曰題蜀人樊建紹發丙序

考古圖十卷

晁氏曰皇朝呂大臨與叔衷諸家所藏三代秦漢尊彝鼎敦之屬
繪之于幅而辨論形制文字

陳氏曰其書作於元祐七年所紀自御府之外凡三十六家所藏
古器物皆圖而錄之

博古圖說十一卷

陳氏曰祕書郎昭武黃伯思長序凡諸器五十九品其數

五百二十七印章十七品其數二百四十五李丞相伯紀爲長睿
志墓言所著古器說四百二十六篇悉載博古圖說考之固多出

於伯思亦有不盡然者又其名物亦頗不同錢鑑二品至多此所
載二錢二鑑而已博古不載印章而此印章最夥蓋長睿沒於政

和八年其後修博古圖頗采用之而亦有刪改云爾其書大抵好
博會古人名字說已見前

宣和博古圖三十卷

晁氏曰皇朝王楚集三代秦漢彝器繪其形範辨其款識增多於
呂氏考古十倍矣

陳氏曰宣和殿所藏古器物圖其形製而記名物錄其款識品有
總說以舉其凡而物考訂則其目詳焉然亦不無牽合也

容齋洪氏隨筆曰政和宣和間朝廷置書局以數十計其荒陋而
可笑者莫若博古圖予比得漢匱因取一冊讀之發書捧腹之餘
聊識數事于此父癸匱之銘曰爵方父癸則為說曰周之君臣其
有癸號者惟齊之四世有癸公癸公之子曰哀公然則作是器也
其在哀公之時歟故銘曰父癸者此也夫以十干為號及稱父甲
父丁父癸之類夏商皆然編圖者固知之矣獨於此器表為周物
且以為癸公之子稱其父其可笑一也周義母匱之銘曰仲姑義
母作則為之說曰晉文公杜祁讓偃姑而已次之趙孟云母義子
貴正謂杜祁則所謂仲姑者自名也義母者襄公謂杜祁也夫周
世姑姓女多矣安知此為偃姑杜祁但讓之在上豈可便為母哉
既言仲姑自名又以為襄公為杜祁所作然則為誰之物哉其

笑二也漢注水匱之銘曰始建國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則為之
說曰漢初始元年十二月改為建國此言元年正月者當是明年
也按漢書王莽以初始元年十二月癸酉朔日竊即真位遂以其
日為始建國元年安有明年却稱元年之理其可笑三也楚姬盤
之銘曰齊侯作楚姬寶盤則為之說曰楚與齊從親在齊湣王之
時所謂齊侯則湣王也周末諸侯自王而稱侯以銘器尚知止乎
禮義也夫齊楚之為國各數百年豈必當湣王時從親乎且湣王
在齊諸王中最為驕暴嘗稱東帝豈有肯自稱侯之理其可笑四
也漢梁山銅之銘曰梁山銅造則為之說曰梁山銅者紀其所貢
之地梁山主依山鼓鑄為國之富則銅有自來矣夫即山鑄錢乃
吳王濞耳梁山自是山名屬馮翊夏陽縣於梁國何預焉其可笑
五也觀此數說他可知矣又曰博古圖近復盡觀之其謬妄不可
彈舉政宣間蔡京為政禁士大夫不得讀史春秋三傳真東高閣

故其所引用絕為乖盾然至以周吁為衛大夫高克為衛文公將
是此書局學士亦不曾讀毛詩矣可笑也

鍾鼎款識二十卷

晁氏曰皇朝薛尚功編考古博古圖之類然尤為詳備

按考古圖諸書晁氏以入小學門陳氏以入書目門皆失其
倫類既所考者古之禮器則禮文之事也故厘入儀註門

中興禮書

中興藝文志中興禮書者淳熙中禮部太常寺編次中興以來所
行之禮也其間如內禪慶壽之類亘古所無可謂盛矣

謚別十卷

崇文總目宋沈約撰上采周秦下至晉宋君臣謚號而以周公謚
法為本云

謚法四卷

崇文總目梁賀琛撰初約本周公之謚法至琛又分君臣美惡婦
人之謚各以其類標其目曰舊謚者周公之謚法曰廣謚者約所
撰也曰新謚者琛所增也

晁氏曰約撰凡七百九十四條琛又加婦人謚一百三十八條
續古今謚法十四卷

崇文總目唐戶部郎中王彥威撰因舊謚品搜集故事依沈約謚
例記梁已來至唐得謚官稱姓名又以單複謚為別

嘉祐謚法三卷

晁氏曰皇朝蘇洵明允撰洵嘉祐中被詔編定周公春秋廣謚沈
約賀琛臧蒙六家謚法於是講求六家外採今文尚書汲冢師春
蔡邕獨斷凡古人論謚之書收其所長加以新意得一百六十八
謚芟去者百九十有八又為論四篇以叙其去取之意

六家謚法

陳氏曰翰林學士判太常寺周沆等編六家者周公春秋廣謚沈約賀琛扈蒙也今按周公即汝冢書之謚法解春秋即杜預釋例所載也廣謚不著名氏沈約書一卷賀琛書四卷扈蒙書一卷皆祖述古法而增廣之琛字國寶山陰人梁尚書左丞蒙字日用幽州人國初翰林學士此書嘉祐末編集英宗初始上

鴈湖李氏跋六家謚法二十卷嘉祐中范忠文與老蘇公及姚闢等所修六年十月始奉詔刊定八年上之蘇公之意有所未盡又別為謚法三卷謚錄三十五卷於是古今謚法始粲然大備謚者行之表所以成德蓋考名易行使既沒之後言非較然先王所以深勸沮所從來遠矣後世循私之習勝士一登大官身顯不問賢否例得美謚褒貶至是幾廢猶賴學士大夫時起爭之公之此書雖格於一時異議卒不果行而著書之意爛如日星固不害其傳百代之明法也惜謚錄之書今獨皇朝者存而所次歷代十五卷

集謚總錄一卷

俄空焉六家之得失公辨正既無遺矣然其等攷之名周公者即汝冢周書謚法篇名春秋者即杜預釋例謚法篇唐及國文藝文志皆不載近世學者就二書中採出公固以疑其非古然猶未明其為汝冢書與釋例故并及之

政和修定謚法

晁氏曰皇朝孫緯撰凡一卷春明退朝錄嘗集類國朝謚幾二百人緯任宗正寺丞日因宋氏之舊蔡元豐以後遂得三百餘人自宗室宰相以下分爲九等其序畧云有爵位已高當得謚而未聞者若范質呂餘慶韓崇訓王博文姜遵王沔是也

陳氏曰禮制局詳議官蔡攸等承詔脩定全書八十卷大率祖六家之舊爲沿革統論一卷參照二十六卷看詳三十五卷增立十卷合而爲詳定六卷今惟脩定六卷存而以沿革繫之篇首按館

閣書目亦闕參照二十六卷

鄭氏謚法三卷

陳氏曰鄭樵撰上卷序五篇中卷謚三等下卷後論四篇

識緯

隋藝文志易曰河出圖洛出書然則聖受人之命也必因積德累業豐功厚利誠著天地澤被生人萬物之所歸往神明之所福饗則有天命之應蓋龜龍銜負出於河洛以紀易代之證其理幽昧究極神道先王恐其惑人祕而不傳說者又云孔子既叙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識以遺來世其書出於前漢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二十篇云自初起至于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有七經緯二十六篇並為孔子所作并前合為八十一篇而又有尚書中候洛罪級五行傳詩推度災紀曆振會神務孝經勾命浚

援神契雜識等書漢代有魏氏表氏說漢末即中郝萌集團緯識雜占為五十篇謂之春秋公異宋均鄭玄並為識律之註然其文辭淺俗顛倒舛謬不類聖人之旨相傳疑世人造為之後或者又加點竄非其實錄起王莽始符命光武以圖識興遂盛行於世漢時又詔東平王蒼正五經書十句皆命從識俗儒起時益為其學篇卷第目轉加增廣言五經五言皆憑識為說唯孔安國毛公王璜賈逵之徒獨非之相承以為以妄亂中庸之典故因漢魯恭王河間獻王所得古人參而考之以成其義謂之古學當世之儒又非毀之竟不得行魏代王肅推引古學以難其義王弼杜預從而明之自是古學稍立至宋大明中始禁圖識梁天監以後又重其制及高祖受禪禁之踰切煬帝即位乃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識緯相涉者皆焚之為吏所糾者至死自是無復其學祕府之內亦多散亡今錄其見存列于六經之下以備異說

陳氏曰按後漢書緯候之註言緯七緯也候尚書中候也所謂
河洛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
也書緯璇璣鈴考靈曜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紀歷樞含
神霧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微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圖
徵也孝經緯接神契鈞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鈞運
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舍孽佐助期握誠圖潛潭
巴說題辭也織緯之說起於長平王莽之際莽以此濟其篡逆公
孫述效之而光武紹復舊物一乃亦以赤伏自累篤好而推崇之甘
心與莽述同智於是佞臣陋士從風而靡賈逵以此論左氏學曹
褒以此定漢禮作大予樂大如鄭玄專以識言經何休又不足
矣二百年間惟桓譚張衡力非之而不回也魏晉以革命受終莫不
傳會符命其源寔出於此隋而石以來其學寔微矣考唐志猶存九
部八十四卷今其書皆亡惟且緯僅存者如此及孔氏正義或亦

援引先儒蓋嘗欲刪去之以為偽妄矣使所謂七緯者皆存猶學
者所不道況其殘闕不完於心口之中又有偽者乎姑存之以備凡
目云爾唐志數內有論語緯一卷七緯無之太平御覽有論語摘
輔象撰考識者意其是也御覽九又有書帝驗期禮稽命曜春秋命
曆序孝經左方契威嬉拒等皆七緯所無要皆不足深攷
致堂胡氏曰識書原於易之推往以知來周家十世得三十十年
得八百此知來之的也易道以隱卜筮者溺於考測必欲竒中故
分流別派其說浸廣要之各有以也易道所明時有所用知道者
以義處命理行則行理止則止術數之學蓋不取也光武早歲從
師長安受尚書大義夷考其行事蓋儒流之英傑也何乃蔽於識
文牢不可破耶

又曰緯書原本於五經而失之者也而尤紊於鬼神之理幽明之
故夫鬼神之理幽明之故非知道者不能識自孟子而後知道者

鮮矣所以易惑而難解也斷國論者誠能一決於聖人之經經所
不載雖有緯書識記屏而不用則庶乎其不謬於理也

隋志十三部合九十二卷

通計
部共
士書合三十二
部三十二卷

唐志二家九部八十四卷

宋三朝志四部三十二卷

宋中興志三家五部十二卷

易乾鑿度二卷

晁氏曰右舊題蒼頡修古編文鄭氏註按唐四庫書目有鄭玄註
詩書緯及有宋均註易緯無此書其中多有不可曉者獨九宮
之法頗明昔通儒謂緯書起哀平光武既以識立故篤信之陋
儒阿世學者甚衆鄭玄何休以之通經曹褒以之定禮歷代革命
之際莫不引識為符瑞故相譚張衡之徒皆深嫉之自符堅之後
其學殆絕使其尚存猶不足何况此又非其真也

坤鑿度二卷

晁氏曰題曰包犧氏先文軒轅氏演古文蒼頡修按隋唐志及
崇文總目皆無之至元祐田氏書目始載焉當是國朝人依託為之
周易緯稽覽圖二卷是類謀一卷辨終備一卷乾元序制記一卷坤
靈圖一卷通驗卦二卷

晁氏曰漢鄭玄註按隋志有鄭氏註且易緯八卷唐志有宋均註易
緯九卷李氏本註與隋志同卷數與唐志同家本蓋出李氏獨不
載乾鑿度二卷而有乾元叙制一卷按後漢註七緯名亦無乾元
叙制

陳氏曰其間推陰陽卦直至唐元和中蓋後世術士所附益也按
七緯之名無乾元序制

易稽覽圖三卷

陳氏曰與上易緯前三卷相出入而詳備不同

乾坤鑿二卷

陳氏曰一作以鑿度題包犧氏先文軒轅氏演籀蒼頡修晁氏讀書志云崇文總目無之至元祐田氏書目始載當是國朝人依託為之

禮含文嘉

宋兩朝藝文志舊有識緯七經雜解今緯書存者獨易而含文者乃後人著為占候兵家之說與諸書所引禮緯乖異不合故以只緯附經移含文嘉于五行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八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九

鄱陽馬端臨 貴與著

經籍攷

經小學

漢藝文志易曰上古聖人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

用最大也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

曰保氏地官之屬也保安也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

曰象形謂或成其物隨體詰屈日月是也象事即指事也謂視而

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象意即會意也謂比類合誼以見指攝

武信是也象聲即形聲謂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轉注謂

是也文字之義摠歸一也假借謂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

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

為尚書御史中書令史韋昭曰若今尚書蘭臺令史吏民上書字

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師古曰古

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主於純隸從簡易也繆篆謂其文屈曲繆

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

用其私師古曰各任私意而為字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師古

正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

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史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

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

異所謂秦篆者是時始造隸書矣起於官職多事苟趨省易師古

曰趨讀曰趨謂趨向也師古曰趨也易音弋政反施之於徒隸也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

博學二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為蒼頡篇師古曰

總合以為蒼頡篇也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師古曰復重也元帝時黃

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

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

令記字於庭中楊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

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楊雄作十三章韋昭曰臣班固自謂也作

十三章後人不別疑在蒼頡下章三十四章中凡一百二章無復字六藝群書所載略備

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

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故并列焉

隋經籍志說者以為書之所起起自黃帝蒼頡比類象形謂之文

形聲相益謂之字者於竹帛謂之書故有象形諧聲會意轉注假

借六義之別古者童子示而不誑六年教之數與方名十歲入小

學學書計二十而冠始習先王之道故能成其德而任事然自蒼

頡訖于漢初書經五變一曰古文即蒼頡所作二曰大篆周宣王

時史籀所作三曰小篆秦時李斯所作四曰隸書程邈所作五曰

中...

草書漢初作秦世既廢古文始用八體有大篆小篆刻符摹印蟲
書署書及書隸書漢時以六體教學童有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
篆蟲鳥并篆書楷書懸壺露飛白等二十餘種之勢皆出於上六
書因事生變也魏世又有八分書其字義訓讀有史籀篇倉頡篇
三倉埤蒼廣雅等諸篇章訓詁說文字林音義聲韻體勢等諸書
自漢佛法行於中國又得西域胡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
而義廣謂之婆羅門書與八體六文之義殊別今取以附體勢之
下又後魏初定中原軍容號令皆以夷語後染華俗多不能通故
錄其本言相傳教習謂之國語今取以附音韻之末又後漢鐫刻
七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為
七經正字後魏之末齊神武執政自洛陽徙于鄴郡行至洛陽值
岸崩遂没于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太半至隋開皇六年又自鄴
載入長安置于秘書內省議欲補緝立于國學尋屬隋亂書

廢營造之司因用為柱礎貞觀初秘書監臣魏徵始收聚之十不
存一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祕府并秦帝刻石附於此篇以備小學
宋三朝藝文志曰漢志六藝以爾雅附孝經六書為小學隋泐其
制唐錄有詁訓小學二類爾雅為詁訓偏傍音韻雜字為小學今
合為一自齊梁之後音韻之學始盛顧野王玉篇陸法言切韻尤
行於世

漢志十家三篇入雅雜此漢志爾雅以下四部二卷六篇漢志元附存經今入小學

隋志一百八部四百四十七卷書合一百三十九卷唐志六十九家三百三部七百二十一卷文姓名二十三家徐浩以下不著錄二十三家二千

四十五卷

宋三朝志六十九部六百八卷

宋兩朝志二十部六百四十二卷

宋四朝志二十部二百七十七卷

宋中興志一百一十八家一百五十五部一千一百一十三卷

爾雅三卷

晁氏曰世傳釋詁周公書也餘篇仲尼子夏叔孫通梁文增補之
晉郭璞注文字之學尤有三其一體制謂點畫有縱橫曲直之殊
其二訓詁謂稱謂有古今雜俗之異其三音韻謂呼吸有清濁高
下之不同論體製之書說文之類是也論訓詁之書爾雅方言之
類是也論音韻之書沈約四聲譜及西域反切之學是也三者雖
各名一家其實皆小學之類而藝文志獨以爾雅附孝經類經籍
志又以附論語類皆非是今依四庫目置干小學之首
陳氏曰晉弘農太守河東郭璞景純注按漢志爾雅二十篇今書
惟十九篇志初不著撰人名氏璞序亦但稱興於中古隆於漢氏
而已至陸氏釋文始謂釋詁為周公所作其說蓋本於魏張揖所

上廣雅表言周公制禮以道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今俗所
傳三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沛
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說先師口傳疑莫能明也舊有劉歆樊光
李巡孫炎之學今惟郭氏行於世
朱子語錄曰爾雅是取傳注以作後人却以爾雅證傳註 爾雅
非是只是據諸處訓釋所作趙岐說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在漢書
亦無可考

爾雅釋文一卷

陳氏曰唐陸德明撰

爾雅音訓二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以孫炎郭璞一家音訓為尚狹頗增益之

爾雅疏十卷

晁氏曰舊有孫炎陸德明等撰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五代十國宋元明各朝以其淺略命邢昺杜鎬等別著此書

陳氏曰邢昺撰其書云為注者劉敞黃光也孫炎雖各名家猶未詳備惟鄭康成是為最詳自其為義疏者惟洛間有孫炎高璉皆淺近今書以鄭為定以孫炎為主共其事者杜鎬而下八人

止齋陳氏曰昺撰其書云為注者劉敞黃光也孫炎雖各名家猶未詳備惟鄭康成是為最詳自其為義疏者惟洛間有孫炎高璉皆淺近今書以鄭為定以孫炎為主共其事者杜鎬而下八人
禁管置博士別於學官至今漢儒書行於世如毛氏詩訓許氏說文揚氏方言之類蓋皆有所本云隋唐以來以科目取士此書不課於舉子由是廢者退之以古文明世尚以注蟲魚為不切則知誦習者寡矣國初諸儒獨追古依郭氏注為之疏爾雅稍稍出比于熙豐三經行學者非字說不學自先儒注疏皆罷絕而爾雅益廢余憶為兒時入鄉校有以爾雅問題者余用能辨鼠豹不識螻蟻為對其事至淺諸老先生往往驚嘆以為博也郡有刊疏并音釋若干卷以久不就字畫多殘闕金華趙君子良來為推官繕補之始頗可讀趙徵余言因叙此書之所以廢且見子良之志子

良學於東萊呂伯恭氏於余為同年進士名善珍

爾雅音略三卷

晁氏曰偽蜀毋昭裔撰爾雅舊有釋智騫及陸朗釋文昭裔以一字有兩音或三音後生疑于所讀及釋其文義最明者為定

小爾雅一卷

晁氏曰孔氏古文也見於孔鮒書

陳氏曰漢志有此書亦不著名氏唐氏有李軌解一卷今館閣書目云孔鮒撰蓋即孔叢子第十篇也曰廣詁廣言廣訓廣義廣名廣服廣器廣物廣為廣獸凡十章又度量衡為十三章當是好事者抄出別行

爾雅新義二十卷

陳氏曰陸佃撰其於是書用力勤矣自序以為雖使郭璞擁篲清道跋望塵隨可也以其說大在不出王氏之學與劉貞父所謂不

徹薑食二十... 其為喪志也... 州為二十卷

注爾雅三卷

陳氏曰鄭惟... 作爾雅爾雅明則百家箋注皆可廢爾雅應釋者也箋注不應釋者也言語稱謂宮室器服草木蟲魚鳥獸之所命不同人所不能識者故為之訓釋義理人之所本有無待注釋有注釋則人必生疑反合經之言而疑注解之言或者復合注解之意而泥已之意以為經意此其為說雖偏而論注釋之害則名言也

博雅十卷

晁氏曰隋曹憲撰魏張揖嘗採蒼雅遺文為書名曰廣雅憲因揖之說附以音解避煬帝諱更之為博云後有張揖表憲後事唐太

宗嘗讀書有奇難字輒遣使問憲憲具為音注援驗詳覆帝歎賞之陳氏曰魏博士張揖撰凡不在爾雅者著于篇仍用爾雅舊目館閣書目云今逸但有音三卷今書十卷而音附逐篇句下不別行揖又有埤蒼三蒼訓詁雜字古文字訓凡四書見唐志今皆不傳蜀爾雅三卷

埤雅

陳氏曰不著撰人名氏館閣書目按李邕鄂云唐李商隱採蜀語為之當必有據

晁氏曰皇朝陸佃撰埤雅或蟲魚鳥獸草木名物喜採俗說然佃王安石也而... 陳氏曰釋魚... 雅之輔也此... 編纂將就而... 既注爾雅遂成此書其於物性

精詳所援引其博而亦多用字說
急就章一卷

晁氏曰漢史游撰唐韻師古注游元帝時為黃門令凡書三十二
章雜記姓名諸一五官等字以教童蒙急就者謂字之難知者緩
急可就而求之曰首善小學者多言此故有皇象鍾繇衛夫人王
羲之所書傳于世

陳氏曰其文多古語古字古韻有足觀者
方言十三卷

崇文總目漢揚雄二雲撰晉取璞注今世所傳文或謬缺與先儒
所引時有差云

晁氏曰雄齋素油問上計孝廉異語集之題其首曰輜軒使者
絕代語釋別國方言予傳本於蜀中後用國子監刊行本校之多
所是正其疑者兩存之然監本以秋佳為秋侯以夏為更引傳糊

其口於四方作糊予口未必盡得也

陳氏曰首題輜軒使者絕代語未載各劉歆書具詳善書本末其
畧云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常抱三寸弱翰齋素油四
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鈔摘次之於藁萬洪西京雜記言子雲好
事常懷鈔題集從諸親訪殊方絕域之語蓋本雄書所云也

容齋洪氏隨筆曰今世所傳揚子雲輜軒使者絕域語釋別國方
言凡十三卷郭璞序而解之其末又有漢成帝時劉子駿與雄書
從取方言及雄答書以予攷之殆非也維自序所為文漢史本傳
但云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

蒼頡作訓纂篇莫善於禮儀作州歲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
莫麗於相一作四賦雄平生所為文盡於是矣初無所謂方言漢
藝文志小學有訓纂一篇儒家有雄所序三十八篇注云太玄十
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雜賦有雄賦十二篇亦不載方言觀其答

劉子駿書稱蜀人嚴君平本姓莊漢顯宗諱莊改曰嚴法
言所稱蜀莊沈冥蜀莊之才之珍吾珍莊也皆平字何獨至此書
而曰嚴又子駿只從之求書而答云必欲譽之以威陵之以武則
縊死以從命也何至是哉既云成帝時子駿與雄書而其中乃云
孝成皇帝反覆抵牾又書稱汝穎之間先漢人無此語也必漢魏
之際好事者為之云

釋名八卷

陳氏曰漢徵士北海劉熙成國撰序云名之於實各有類義百姓
曰稱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意故撰天地陰陽四時邦國都鄙車服
喪紀下及民庶應用之器即物名以釋義凡二十七篇

說文解字三十卷

晁氏曰漢許慎纂李陽冰刊定偽唐徐鉉再是正之又增加其屬字
陳氏曰凡十四篇并序目一篇各分上下卷凡五百四十部九千

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雍熙中右散騎常侍徐鉉奉
詔校定以唐李陽冰撰許氏為臆說未有新定字義三條其音
切則以唐孫愐韻為定

容齋洪氏隨筆曰許叔重在東漢與馬融鄭康輩不甚相先後而
所著說文引用經傳多與今文不同聊據逐書十數條以示學者
其字異而音同者不載所引周易百穀草木麗乎土為艸木麗乎
地服牛乘馬為備音備牛乘馬夕惕若厲為若夕寅其文蔚也為斐
也乘馬班如為驢如天地網緼為天地壹壹所引書帝乃殂落為
勛乃殂窟三苗為窳音窳三苗又闔園升雲半有半無獮有爪而
不敢以擬及以相陵憊維緇有稽之句皆云周書今所無也所引
詩既伯既禱為既禡既禡新臺有泚為有玼焉得諉章為安得憲
艸論語荷蕢為荷史藝裘為絺衣又有跂予之足一句孟子源源
而來為灑灑接浙為澆浙澆其兩反左傳有涼為栝涼莩夷為發

發夷國語餽飯不及壹殮為洗飯不及一食如此者甚多

說文字源一卷

崇文總目唐李騰集初李陽冰為滑州節度使李勉篆新驛記賈耽鎮滑州見陽冰書歎其精絕因命陽冰姪騰集許慎說文目錄五百餘字刊于石以為世法云

說文解字韻譜十卷

晁氏曰高唐徐錯撰錯以許慎學絕取其字分譜四聲殊便檢閱然不具載其解為可恨頗有意再編之

說文解字繫傳四十卷

陳氏曰南唐校書郎廣陵徐錯楚金撰為通釋三十篇部叙二篇通論三篇祛要類聚錯綜疑義系述各一篇錯至集賢學士右內史令及不及歸朝而卒錯與兄齊名或且過之而鉉歸朝通顯故名出錯上此書援引精博小學家未有能及之者

巽岩李氏序曰漢和帝永元十二年太尉祭酒許叔重始為說文解字十四篇凡五百四十部其文九千三百五十三後二十一年當安帝建光元年叔重子冲乃且以獻晉東萊愷令吕忱繼作字林五卷以補叔重所闕遺者於叔重部叙初無移徙忱書甚簡顧為它說揉亂且傳寫訛脫學者鮮通今往往附見說文蓋莫知自

誰氏始

古文籀文疑是吕忱始增入今或以附見說文或在陽冰

戎字當時增入上字則

陳左將軍顧野王更因說文造玉篇三十

卷梁武帝大同末獻之其部叙既有所升降損益其文又增多於

叔重唐上元末處士孫強復修野王玉篇愈增多其文今行於俗

間者強所修也叔重專為篆學而野王雜以隸書用世既久故篆

學愈微野王雖曰推本叔重而追逐世好非復叔重之舊自強以

下固無譏焉大曆間李陽冰獨以篆學得名時稱中興更刊定說

文仍祖叔重然頗出私意詆訶許氏學者恨之南唐二徐兄弟實

相與反正由舊故錯所著書四十篇總名繫傳蓋尊許氏若經也
 惜其書未布而錯亡本朝雍熙三年錯兄鉉初承詔與中正葛
 湍王惟恭等詳校說文今三十卷內繫傳往往錯見豈其家學同
 源果無異派歟錯亡恙時鉉苦許氏偏旁奧密不可意知因令錯
 以切韻譜其四聲庶幾檢閱力省功倍鉉又為錯篆名曰說文韻
 譜其書當與繫傳並行今韻譜或刻諸學官而繫傳訖莫光顯余
 蒐訪歲久僅得其七八闕卷誤字無所是正每用太息蓋嘗謂小
 學放絕久矣欲崇起之必以許氏為宗而鉉錯兄弟最其親近者
 如陽水林罕郭忠恕等輩俱當收拾採掇聚為一書使學者復觀
 純全似非小補顧力有所不及耳韻譜仍便於檢閱然局以四聲
 則偏旁要未易見乃因司馬光所上類篇依五音先後悉取說文
 次第安排使若魚貫然開編即可了也說文所無而類篇新入者
 皆弗取若有重音則但舉其先而略其後雖許氏本在上去入聲

而類篇在平聲亦移載平聲大氏皆以類篇為定類篇者司馬光
 治平末所上也先是景祐初宋祁鄭戩建言見行廣韻乃陳彭年
 丘雍等景德末重脩繁省失當有誤科試乞別刊定即詔祁戩與
 賈昌朝同修而下度李淑典領之寶元二年書成賜名集韻度等
 復奏集韻添字極多與彭年雍等前所修玉篇不相參協乞別為
 類篇即以命洙洙尋卒命胡宿代之宿奏委掌禹錫張次立同加
 校讎宿遷又命范鎮代之鎮出而光代之乃上其書自集韻類篇
 列於學官而廣韻玉篇微矣然小學放絕講習者寡獨幸其書具
 存耳所謂廣韻則隋仁壽初陸法言等所共纂次而唐儀鳳後郭
 知玄等又附益之時號切韻天寶末陳州司法孫愐者以切韻
 為繆略復加刊正別為唐韻之名在本朝太平興國及雍熙景德
 皆嘗命官討論大中祥符元年改賜新名曰廣韻今號集韻則又
 寶元改賜也切韻廣韻皆莫如集韻之最詳故司馬光因以修類

篇集韻部叙或與廣韻不同銜修韻譜尚因之今五音先後並改
從集韻蓋類篇亦以集韻爲定故也嗚呼學無小而古則謂字書
之學爲小何哉亦志乎學當由此始爾凡物雖微必有理存何況
斯文幼而講習廢礪浸灌之久遠其長也於窮理乎何有不則躐
等陵節君子不貴也今學者以利祿之路初不假此遂一切弃捐
不省喜字書者求其心畫端方已絕不可得但肆筆趁姿媚耳偏
旁橫豎且昏不知矧其文之理邪先儒解經固未始不用此匪獨
王安石也安石初是說文覃思頗有所悟故其解經合處亦不爲
少獨恨求之太鑿所失更多不幸驟貴附和者益衆而鑿愈其蓋
字有六義而彼乃一之雖欲不鑿得乎科試競用其說元祐嘗禁
之學官導說紹聖復用嗜利祿者靡然風從鑿說橫流汨喪道真
此吾蘇氏所以力攻王氏而不肯肯也若一切置此弗道則又非
是今國家旣不以此試士爲士者可以自學矣乃未嘗過而問焉

余竊哀之雖老矣猶欲與後生共講習此故先爲此五音韻譜且
叙其指意云

又後序曰某在武陵嘗與賈直孺之孫端修因徐楚金兄弟說文
解字韻譜別以類編所次五音先後作五音譜其部序仍用許叔
重舊次蓋楚金兄弟本志止欲便於檢閱故專以聲相從叔重當
時部叙固不暇存旣不存當時部叙則於偏傍一切都置之宜矣
然偏傍一切都置則字之有形而未審厥聲者豈不愈難於檢閱
乎此寶元所以旣修集韻必修類篇修類篇蓋補集韻之不足處
也集韻類篇兩者相順則字之形聲乃無所逃檢閱之難果非所
患故其初作五音譜不敢紊叔重部叙舊次其偏傍皆按堵如故
獨依類篇取集韻翻切所得本音以序安頓粲然珠連不相雜揉
古文奇字畢陳立見頗自謂於學者披閱徑捷不媿楚金兄弟之
言矣書旣成未敢出也會得請歸眉山惟吾鄉家氏三世留意篆

學多所纂述每欲持此書相與考評精補或增或損而去鄉踰一
星終及歸則舊遊零落盡矣後生雖多後才顧不復肯以小學為
事所謂五音譜者遂束之高閣茲來遂寧適與餘杭虞仲房相遇
仲房能為古文奇字聲溢東南凡江浙扁榜與其它金石刻多仲
房筆其乘暇則出五音譜求其正焉仲房喜曰此要書也便可刊
刻與後學共之復何待某曰姑徐之試為我更張其不合者已而
仲房謂某曰五音譜發端實因徐氏則此譜宜以徐氏為本以徐
氏為本則所謂以聲相從其平上去入自有先後固不容顛倒叔
重部叙亦何可獨異蓋即用徐氏舊譜參取集韻卷第起東終甲
而偏傍各以形相從悉依類篇今若此則說文解字形聲具存此
譜於檢閱豈不愈徑捷但不免移徙叔仲部叙耳某曰叔重部叙
舊次起一終亥世固未有能通其說者楚金實始通之其書要自
別行兩不傷賦詩斷章取所求而已復何待亟謂仲房鏤版

嗟夫小學放絕久矣自是其復興乎若論小學源委則載前記矣
絲崇寧以來用篆籀名一時者具興則張有謙仲歷陽則徐競明
叔而仲房最所善者獨張謂某曰明非謙敵也謙作復古編其筆
法實繼斯冰其辨形聲分點畫剖判真偽計較毫釐視楚金兄弟
及郭恕先尤精密其有功於許氏甚大其書今具在明何敢望耶
某曰明非謙敵信然謙不務進取用心於內成此書時年五十餘
矣晚又棄家為黃冠師殆世外士陳了翁實愛之重之特識篇首
夫豈若明之攀援姻戚苟入書藝局登進未幾旋遭汰斥乎兩人
相去何翅九牛毛因是亦可得吾仲房曾懷本趨遂并復古編重
刊刻云

又曰舊編五音譜凡許氏所無類篇新入者皆弗取若有重光則
但舉其先而略其後雖許氏本在上去入聲而類篇在平聲亦移
載平聲大氏皆以類篇為定今編既改部叙從徐氏則其五音先

後亦不復用類篇但取許氏本音次第之庶學者易曉二書要須各行乃曲當云

字林五卷

陳氏曰晉弦令呂忱撰太一山僧雲勝註按隋唐志皆七卷三朝國史志惟一卷董氏藏書志三卷其集說文之漏畧者凡五篇然雜揉錯亂未必完書也

巽巖李氏曰隋唐志皆云七卷恐誤今五卷具在此說文部叙初無欠闕不應五卷外更有兩卷崇文及邯鄲總目並無忱書余獨得之豫章但恨轉寫脫誤且它說雜揉其間非復忱書舊本也忱所增古文籀文今說文多已附見疑後人因忱書悉收繫許氏若許氏先自有之忱又何補焉隋氏又載宋楊州督護吳恭子林音義五卷忱書今間有音獨無具恭姓名仍無卷標畧隱篇次第篇首又題太一山僧雲勝註亦不知雲勝者何許人忱書要為可惜

除古文籀文已附見說文外他

字亦多收繫類篇尚有未收繫者

故忱本書不可遽使散落須求

善本校正之

玉篇三十卷

晁氏曰梁顧野王撰唐孫彊又增字僧神珙反紐圓附于後

陳氏曰大約本說文以後漢反切音未備但云讀如其反切皆後人所加多踈樸脫誤至梁時四聲之學盛行故此書不復用直音矣其文字雖增多然雅俗雜居非如說文之精覈也又以今文易篆字益以舛訛世人以篆體難通今文易曉故說文遂罕習要當尋其本原也

像文玉篇二十卷

崇文總目唐釋慧力撰據野王之書畧益衆說皆標文示象玉篇解疑三十卷

崇文總目道士趙利正撰刪略野王之說以解字文

重修玉篇三卷

崇文總目皇朝詔翰林學士陳彭年與史館校勘吳銳直集賢院
丘雍等重加刊定

證俗音字四卷

崇文總目齊黃門侍郎顏之推正時俗文字之謬接諸書為据凡
三十五日

廣韻五卷

晁氏曰隋陸法言撰其後唐孫愐加字凡四萬二千三百八十二
前有法言長孫訥孫愐三序

陳氏曰開皇初有劉臻等八人同詣法言共為撰集長孫訥言為
之箋注唐朝轉有加增至開元中陳州司法孫愐著成唐韻本朝
陳彭年等重修中興書目云不知作者按國史志有重修廣韻皇
朝陳彭年等景祐集韻亦稱直宗令陳彭年丘雍等因陸法言韻

就為刊益今此書首載景德祥符勅牒以大宋重修廣韻為名然
則即彭年等所修也

景祐集韻十卷

陳氏曰直史館宋祁鄭戩修定學士丁度李淑典領字訓皆本說
文餘凡例詳見於序說文所無則引它書為解字五萬二千五百
二十五比舊增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一

名苑

丞相溫文正公司馬光撰自序竊以為備萬物之體用者無過於
字包眾字之形聲者無過於韻今以集韻本為正先以平上去入
眾韻正其聲次以說文解字正其形次以訓詁同異辨其理次以
經傳諸書之言證其實命曰名苑其有法制云為時遷物變者亦
畧叙其沿革欲人知其源流變態云爾至於魚蟲草木之類雖纖
苛煩碎非恍惚君子所當用心然亦重名之一節爾至於三才道

德禮樂善惡真偽之名輔佐世治其功亦不細哉所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將來君子好學樂道庶幾亦有取焉

類篇四十九卷

晁氏曰皇朝景祐中丁度受詔修類篇至熙寧中司馬光始奏書文三萬一千三百一十九重音二萬一千八百四十六以說文為本陳氏曰丁度等既修集韻奏言今添字既多與顧野王玉篇不相參協乞委修韻官別為類篇與集韻並行自寶元迄治平及成書歷王洙胡宿范鎮司馬光始上之熙寧中頒行凡十五篇各分上中下以說文為本而例有九云

穎濱蘇氏序曰雖有天下甚多之物苟有以待之無不各獲其處也多而至於失其處者非多罪也無以待之則十百而亂有以待之則千萬若一今夫字書之於天下可以為多矣然而從其有聲

也而待之以集韻天下之字以聲相從者無不得也從其有形也而待之以類篇天下之字以形相從者無不得也既已盡之以其聲矣而又究之以其形而字書之變曲盡蓋天聖中諸儒始受詔為集韻書成以其有形存而聲亡者未可以責得於集韻也於是又詔為類篇凡受詔若干年而後成夫天下之物其多而至比於字書者未始有也然而多不獲其處豈其無以待之昔周公之為政登龜取龜攻梟去蛙之說無不備具而孔子之論禮至於千萬而一有者皆預為之說夫此將以應天下之無窮故待天下之物使皆有處如待字書則物無足治者凡為類篇以說文為本而其例有八一曰掣攬同部而啞肉異部凡同意而異形者皆兩見也二曰天一在年一在真凡同意而異聲者皆一見也三曰叟之在艸全之在於凡古意之不可知者皆從其故也四曰氛古氣類也而今附兩齡古口類也而今附音凡變古而有異義者皆從今也

五曰壺之在口無之在林凡變古而失其真者皆從古也六曰死
之附天在之附人凡字之後出而無據者皆不得特見也七曰玉
之為玉朋之為朋凡字之失故而遂然者皆明其由也八曰邑之
加邑白之加矧凡集韻之所遺者皆載於今書也推此八者以求
其詳可得而見也凡十四篇目錄一篇文若干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九

文獻通考卷一百九十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

小學

禮部韻畧五卷

晁氏曰皇朝丁度等撰元祐中孫諤蘇軾載加詳定

陳氏曰雍熙中殿中丞丘雍景德龍圖閣待制戚綸所定景祐制
誥丁度重修元祐太學博士增補其曰畧者舉子詩賦所常用蓋
字書聲韻之畧也

干祿字書一卷

晁氏曰唐顏元孫纂以經史所用為正世所行為俗三者之間為
通凡三體

林氏小說三卷

晁氏曰唐林罕撰凡五百四十一字以說文部居隨字出文以定
偏傍其說頗與許慎不同而互有得失邵必緣進禮記石經陞對
仁宗顧問罕之書如何必曰雖有所長而微好怪說文歸字從堆
從止從帚以堆為聲罕云從追於聲為近此長於許氏矣說文哭
從口後獄省罕乃云象犬嗥此恠也有石刻在成都公武嘗從數
友就觀之其解字殊可駭笑者不疑好怪之論誠然

復古編二卷

晁氏曰吳興道士張有謙中撰有自幼喜小篆年六十成此書三
千言據古說文以為正其點畫之微轉側從橫高下曲直毫髮有
差則形聲頓異自陽水前後名人格以古文徃徃而失其精且博
如此

陳氏曰有工篆書專本許氏說文一點畫不妄錯林中書據母魏
國夫人墓道伴有書之魏字從山據以為非有曰世俗以從山
為魏不從山者為魏非也其實二字皆當從山蓋一字而二音爾
說文所無手可斷字不可易也據不能強晚著此書專辨俗體之
訛手自書之陳了齋為之序

古文四聲五卷

晁氏曰皇朝夏竦撰博採古文奇字分四聲編次以便檢尋

龍龕手鏡三卷

晁氏曰契丹僧行均撰凡二萬六千四百三十字注十六萬三千
一百餘字僧智光為之序後題云統和十五年丁酉按紀年通譜
邪律隆緒嘗改元統和丁酉至道三年也沈存中言契丹書禁甚
嚴傳入中國者法皆死熙寧中有人自虜中得此書入傳欽之家
蒲傳正帥浙西取以刻版其末舊題云重熙二年序蒲公削去之
今本乃云統和非重熙字存中不見舊題妄記之耶

英公字源一卷

晁氏曰皇朝釋夢英撰夢英通篆籀之學書偏傍五百三十九字
郭忠恕云按說文字源唯五百四十部子字合收在子部今日
錄妄有更改又集解中誤收去部在注中今檢點偏旁少晶忌至
龜弦五字故知林氏虛誕誤後進其小說可焚夢英因此書正之
柴禹錫為立石

釋鑿聿韻總五篇

洛陽僧鑿聿撰歐公序畧曰儒之學者信哉遠且大而用功多則
其有所不暇者宜也文字之為學儒者之所用也其為精也有聲
形曲直毫釐之別音響清濁相生之類五方言語風俗之殊故儒
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則往往不能乎其它是以學者莫肯捨其
所事而盡心乎此所謂不兩能者也必待乎用心專者而或能之
然後儒者有一取焉洛僧鑿聿為韻總五篇推子母輕重之法以
定四聲攷求前儒之失辨正五方之訛顧其用心之精可謂入於

忽微擲

一有之

於髮績

一有之

於絲雖細且多而條理不亂儒之

學者莫能難也鑿聿通於易能知大演之數又學乎陰陽地理黃

帝歧伯之書其尤盡心者韻總也浮圖之書行乎世者數百萬言

其文字雜以夷夏讀者罕得其旨其往往就

一有

而正焉鑿

一無此字聿

之書

韻一作

非獨有取於吾儒亦欲傳於其徒也

字說二十卷

晁氏曰皇朝王安石介甫撰晚年閑居金陵以天地萬物之理著
於此書與易相表裏而元祐中言者指其揉雜釋老穿鑿破碎聿
警學者特禁絕之

王氏自序曰文者奇耦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

字者始於一一而生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其聲之抑揚

開塞合散出入其形之衡從曲直邪正上下內外左右皆有義皆

出於自然非人私智所能為也與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異用而

同制相待而成易先王以為不可忽而患天下後世失其法故三
歲一同同者所以一道德也秦燒詩書殺學士而於是時始變古
而為隸蓋天之喪斯文也不然則秦何力之能為而許春說文於
書之意時有所悟因序錄其說為二十卷以與門人所推經義附
之惜乎先王之文缺已久春所記不具又多舛而以予之淺陋考
之宜有所不合雖然庸詎非天之將興斯文也而以予贊其始故
其教學必自此始能知此者則於道德之意已十九矣

石林葉氏曰凡字不為無義但古之制字不專主義或聲或形其
類不一先王略別之以為六書而謂之小學者自是專門一家之
學其微處遽未易盡通又更篆隸損益變易必多乖失許慎之說
文但據東漢所存以偏旁類次其造字之本初未嘗深究也王氏
見字多有義遂一槩以義取之雖六書且不問矣況所謂小學之
專門者乎是以每至於穿鑿附會有一字折為三四文者古書豈

如是煩碎哉學者所以閤然起而交詆誠不為無罪然遂謂之漢
無足取則過也

王元澤爾雅

王雱撰項平甫跋平讀王元澤爾雅為之求歎曰嗚呼以王氏之
子之學之苦即其比物引類之博分章析句之工其用力也久其
屬辭也精以此名家自足垂世視揚子雲許叔重何至多遜而必
欲用此說也咸五帝而登三王縛頡利而臣高昌則已踈矣度不
能勝而乃濟之以復輔之以狡招合一時之群小盡逐累世之舊
臣以廢吾國而覆之其遺凶流毒至使後之擅國者世師焉以享
上祿辟之說悅人主以邦朋國是之說空廷臣則王氏父子實為
之津梁可不痛哉

唐氏字說解一百二十卷

晁氏曰皇朝唐紹撰紹聖以來用字說程試諸生解者甚眾輯集

成此書頗注其用事所出書一昨稱之耜知邛州日奏御

字說偏旁音釋一卷字說疊解備檢一卷

晁氏曰不見撰人名氏

切韻指玄論三卷四聲等第圖一卷

晁氏曰皇朝王宗道撰切韻之學切韻者上字為切下字為韻其學本出西域今其法類本韻字各歸於母幫滂並明非敷奉微唇音也端透定泥知徹澄娘齒音也曉匣影喻牙音也來日半齒半舌也凡三十六分為五音天下之聲總于是矣切歸本母韻歸本等者謂之音和常本等聲盡沉入別等者謂之類隔變也中國自齊梁以前此學未傳至沈約以後始以之為文章至于近時始有專門者矣

韻補五卷

陳氏曰吳棫撰取古書自易書詩而下以及本朝歐蘇凡五十種

其聲韻與今不同者皆入焉朱侍講多用其說於詩傳楚辭注其為書詳且博矣又有毛詩補音一書別見詩類大歸亦如此以愚攷之古今世殊南北俗異語言音聲誠有不得盡合者古之為詩學者多以風誦不專在竹帛竹帛所傳不過文字而聲音不可得而傳也又漢以前未有翻切之學許氏說文鄭氏箋註但曰讀若某而已其於後世四聲七音又豈能盡合哉反切之學自西域入中國至齊梁間盛行然後聲病之說詳焉韻書肇於陸法言於是其有音同韻異若東冬鍾虞魚模庚耕清青登蒸之斷斷乎不可以相雜若此者豈惟古書未之有漢魏之前亦未之有也陸德明於燕燕詩以南韻心有讀南作況心切者陸以為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此誠名言今之讀古書古韻者但當隨其聲之叶而讀之若來之為釐慶之為羗馬之為姥聲韻全別不容不改其聲韻苟相近可以叶讀則何必改字如嬌字必欲作汾沁反官字必欲作俱貞

反天字必欲作鐵因反之類則贅矣
廣千祿字書五卷

中興藝文志姜儻撰機取許慎說文及諸家字書按以蔡伯諧五經備體張參五經文字田放九經字樣與夫經典釋文子史古字參以本朝丁度所言集韻為廣千祿字書蓋廣唐人顏元孫之書也陳氏曰唐韻元孫為千祿字書其法真鄉書之刻石吳興為世所寶辨正通俗三體目以千祿謂舉子所資也機熟於小學嘉泰中教授資善堂景獻時為惠國公數問字畫之異因為此書續唐之舊故仍千祿之名既而悟其非所以施於朱鄉也則以千祿百福之義傳會焉

脩校韻略五卷

陳氏曰秘書省正字蕭田劉孟容以說文字林千祿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佩觿復古編等書脩校

韻略分毫補注字譜一卷

陳氏曰進士耒陽秦昌朝撰附前始畧之後皆永嘉教授臨安錢厚所刻也竊謂小學當論偏傍尚左八許叔重以來諸書是也韻以畧稱止施於禮部貢舉本非小學今書於此而校其偏傍既不足以盡天下之字而欲使科舉士子盡用篆籀點畫於試卷不幾於迂而可笑矣哉進退皆無據謂之贅亦可也

附釋文互注韻畧五卷

陳氏曰以監本增注而釋之

押韻釋疑五卷

陳氏曰進士廬陵歐陽德隆易有開撰凡字同義異字異義同者皆辨之尤便於場屋

正字韻類

謝 季澤撰止齋陳氏序畧曰季澤家學長於詩禮頗欲有所

論次而未就僅及就此篇其於字學偏傍訓故學者易入焉韓昌黎嘗言注爾雅蟲魚非磊落人歐陽公序韻總亦曰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往往不能乎其它余方悲季澤官不足行其志位不足稱其才且懼後之人見此書如二公之云也於是道其平昔大槩序之篇端焉

字通一卷

陳氏曰彭山李從周有吾撰

切韻義一卷纂要圖例一卷

陳氏曰汴陽謝暉撰紹興十年序

三十六字母圖一卷

夾捺鄭氏曰僧守溫撰切韻之學起自西域舊所傳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音博謂之婆羅門書然猶未也其後又得三十六字母而音韻之道始備中華之韻只彈四聲然有聲有音聲為

為禪平上去入者四聲也其體縱故為禪平商徵羽半徵半商者七音也其體橫故為禪經緯錯綜然後成文愚所作韻書備矣

釋氏謂此學為小悟學者誠不可忽也

音來千字文一卷

晁氏曰漢書與詞韻音來所書

後世則曰音來二字文也以為梁散騎常侍周興嗣所作然法帖中音來二字音此文始非梁人作也

經典釋文三十卷

晁氏曰唐僧德明撰德明名元朗以字行釋易書詩并三禮三傳孝經論語爾雅老莊類載古文及諸家同異德明蓋博極群書也

群經音辨七卷

晁氏曰皇朝賈昌朝撰先是大臣稽古不過秦漢引經義議政蓋自昌朝始此書以古文多通借音詁乃辨正之凡五門

佩觿三卷

晁氏曰皇朝郭忠恕撰取字文相類者別其所從以檢訛舛上篇論今傳記小學異同極為辨博

陳氏曰忠恕為國子周易博士觿者所以解結也忠恕恃酒狂縱數犯法忤物得罪其死時頗異世以為尸解

翰林禁經八卷

晁氏曰唐李陽冰撰論書勢筆法所禁故以名書

墨數十卷

晁氏曰高陽許歸與編未詳何代人李氏書目止五卷而梁武評書王逸少筆勢皆別出

陳氏曰不知何代人所集凡十八篇又一本二十一篇

臨池妙訣三卷

晁氏曰未詳何人撰後有江南李煜述書

周越書苑十五卷

晁氏曰皇朝周越撰越以善書名世天聖八年四月成此書奏御故其序稱臣越臣兄起於柳公權書又云亡兄間稱名而不臣似未精討論也

陳氏曰主客郎中臨淄周越與其兄起皆有書名起書未見越書間有之俗甚

唐藏經音義四卷

晁氏曰未詳撰人分四聲以類相從蜀中印本也

鍾鼎篆韻七卷

晁氏曰皇朝薛尚功集元祐中呂大臨所載僅數百字政和中王楚所傳亦不過數千字今是書所錄凡一萬一百二十有五

陳氏曰不著名氏按館閣書目此書有二家其一七卷其一一卷七卷者紹興中通直郎薛尚功所廣一卷者政和中主管衡州露

山觀王楚也則未知此書之為王楚歟薛尚功歟尚功有鍾鼎法帖十卷刻於江州當是其篆韻之所本也

漢隸字源六卷

陳氏曰婁機撰以世所存漢碑三百有九韻類其字魏碑附寫焉者僅三十之一首為碑目一卷每字先載今文而以漢字著其下一字數體者並列之皆以碑目之次第著其所從出洪邁作序

象類書十一卷

中興藝文志鄭樵撰中興後安石之字說既廢樵復理其緒餘初有象類之書復約而歸於六書象形類六百八指事類百七會意類七百四十轉注類三百七十二諧聲類二萬一千八百十假借類五百九十八

隸釋二十七卷 隸續二十一卷

中興藝文志洪适撰适取古今石刻法其字為之韻辨其文為之

釋以辨隸書曰隸釋隸續

陳氏曰凡漢刻之存於世者以今文寫之而為之釋又為之世代譜及物象圖碑形式悉具之魏初近古者亦附焉年來北方舊刻不可復得覽此猶可慨想

字始連環二卷

陳氏曰鄭樵撰大畧謂六書惟類聲之生無窮音切之學自西域流入中國而古人取音制字乃與韻圖脗合

論梵書一卷

陳氏曰鄭樵撰

樵論華梵曰諸蕃文字不同而多本於梵書流入中國代有大鴻臚之職譯經潤文之官恐不能盡通其旨不可不論也梵書左旋其勢向右華書右旋其勢向左華以正錯成文梵以徧纏成體華則一字該一音梵則一字或貫數音華以直相隨梵以橫相綴華

蓋以目傳故必詳於書梵以口傳如曲譜然書但識其大略華之讀別聲故就聲而借梵之讀別音故即音而借

又曰梵人別音在音不在字華人別字在字不在音故梵書甚簡不過數个屈曲耳差別不多亦不成文理而有無字之音焉華人若不別音如切韻之學自漢以前人皆不識實自西域流入中土所以韻圖之類釋子多能言之而儒者皆不識起例以其源流出於彼耳董書制字極密點畫極多梵書比之實相遼邈故梵有無窮之音而華有無窮之字梵則音有妙義而字無文彩華則字有變通而音無錙銖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故曰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我昔三菩提盡從聞中入有目根功德少耳根功德多之語華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故天下以識字人為賢智不識字人為庸愚

石鼓文考三卷

陳氏曰鄭樵撰其說以為石鼓出於秦其文有與秦斤秦權合者嘯臺集古錄二卷

陳氏曰王球子弁撰李邕漢老序之稱故人長孺之子未詳何王氏也皆錄古書弊器欵識自商迄秦凡數百章以今文釋之疑者闕焉

前漢古字韻編五卷

陳氏曰侍郎宣城陳天麟季陵撰取漢書所用古字以今韻編入之班馬字類二卷

陳氏曰叅政嘉禾婁機彥發撰取二史所用古字及假借通用者以韻之洪邁景廬作序

閣本法帖十卷

靜李昭玘跋太宗皇帝治定餘暇遊意翰墨遣使購古帝王名卿墨帖集為十卷詔鑄版藏禁中每大臣登二府即賜焉歲久寢不復賜元豐中嘉王嘗從神考借其板模拂幾百本王府官盡得

之士大夫間亦見一二初長沙僧希白填本刻石河東潘氏御史劉次莊又作別本識者謂希白善書不甚失真潘復易次間以它書御史所模尤踈闊夫獨前者縱學步者拘因人之迹而又加意焉則目亂而心疑神已虧矣故終不近也

法帖釋文十卷

晁氏曰淳化法帖既已焚板元祐中有劉次莊者模刻之石復取帖中草書世所病讀者為釋文行於世

陳氏曰劉次莊元祐中為官帖釋文刻石臨江而武岡又嘗傳刻絳州民潘氏帖嘉定中汪立中取劉本分二十卷中官帖所無者增附之

法書要錄十卷

陳氏曰唐大理卿河東張彥遠愛賓撰彥遠弘靖之孫三世相國其父文規嘗刺湖州著八興雜錄

金壺記一卷

陳氏曰僧適之撰集書家故事以二字為題而注所出於其下凡三百餘條

飛白叙錄一卷

陳氏曰錢惟演希聖撰天聖四年序進

法帖刊誤二卷

陳氏曰黃伯思長睿撰淳化帖出於待詔王著去取時祕府墨蹟真贋雜居著不能辨也但欲備晉宋間名蹟遂至以江南人一手偽帖竄入其間鄙惡之甚米南宮辨之十已得七八至長睿益精詳矣

籀史二卷

陳氏曰翟耆年伯壽撰哀諸家鍾鼎圖說為一編頗有攷究

絳帖評二十卷

陳氏曰鄱陽姜夔章撰

山谷黃氏跋絳本法帖心能轉腕手能轉筆書字便如人意又工書無它異但能用筆耳元豐八年五月戊申趙正夫出此書於平原宮舍會觀者三人石庭簡柳子文黃庭堅

蘭亭博議十五卷

陳氏曰淮海桑世昌撰世昌居天台陸放翁諸甥博雅能詩

蘭亭考十三卷

山谷黃氏蘭亭跋曰王右軍楔飲序草號稱最得意書宋齊以來似藏在祕府士大夫間未聞稱述豈未經大盜兵火時蓋有墨蹟在蘭亭右者及蕭氏宇文焚蕩之餘千不存一永師晚出所見好迹唯有蘭亭故爲虞褚輩道之所以太宗求之百方期於必得其後公私相盜今竟失之書家晚得定武石本蓋髮髯有古人筆意耳褚庭晦所臨極肥而洛陽張景元斲地得缺石極瘦定武本則

肥不剩肉瘦不露骨猶可想其風流三石刻皆有佳處不必寶己有而非彼也

陳氏曰即博議也浙東庾司所刻視初本頗有刪改初十五篇今存十三篇去其集字篇後人集蘭亭字作書帖詩銘之類者又附見篇兼及右軍他書蹟於樂毅論尤詳其書始成本名博議高內翰文虎炳如爲之序及其刊也其子似孫主爲刪改去此二篇固當而其它務從省文多失事實或戾本意其最甚者序文本亦條達可觀亦竄改無完篇首末闕漏文理斷續於其父猶然深可怪也此書累十餘卷不過爲晉人一遺帖自是作無益玩物喪志本無足云其中所錄諸家跋語有昭然爲妄而不能辨者不暇疏舉法言撮要十卷

陳氏曰吳興蔡嵩山父撰以書家事實分門條類亦無所發明淳熙中人

書苑菁華二十卷

陳氏曰臨安書肆陳思者集刻

按以字書入小學門自漢志已然歷代史志從之至陳直齋所著書錄解題則以為書品書斷之類所論書法之工拙正與射御同科特削之俾列於雅藝不以入經錄夫書雖至於鍾王乃游藝之末者非所以為學削之誠是也然六經皆本於字字則必有真行草篆之殊矣且均一字也屬乎偏旁音韻者則入于小學屬乎真行草篆者則入于雜藝一書而析為二門於義亦無所當矣故今並以入小學門仍前史之舊云

蒙求三卷

晁氏曰唐李瀚撰纂經傳善惡事實類者兩兩相比為韻語取蒙卦童蒙求我之義名其書蓋以教學童云

陳氏曰本無義例信乎肆意雜襲成章取其韻語易於訓誦而已

今舉世謂之以為小學發蒙之事

補注蒙求八卷

陳氏曰徐子光撰以李瀚蒙求句為之注本句之外兼及其它人事左氏蒙求三卷

晁氏曰皇朝王舜俞序不知何人所作過於綱領者左氏綱領四卷

晁氏曰皇朝文濟道撰排比事實為儷句蒙求之類也兩漢蒙求十卷

陳氏曰樞密吳興劉班希范撰紹聖中所序十七史蒙求二卷

陳氏曰題王先生不著名或云王令也宋朝蒙求二卷

陳氏曰端明殿學士成都范鎮景仁撰

唐史屬辭五卷 南北史蒙求十卷

晁氏曰未詳撰人皆効李翰也

班左誨蒙三卷

陳氏曰程俱致道撰

趙氏家塾蒙求二十五卷 宗室蒙求二卷 幼學須知五卷

程氏曰餘符孫應符仲潛撰次此書本書坊所為以教小學應符從而增廣之

童蒙訓一卷

陳氏曰中書舍人東萊呂本中居仁撰

少儀外傳二卷

陳氏曰呂祖謙撰雜取經傳嘉言善行切於立身應世者皆小學切問之事也而大要以謹厚為本

大愚呂氏跋曰少儀外傳一編先兄太史所自編者也首命其

名曰帥初次更其名曰辨志而其中則定以是為其嘗侍坐著與聞所以為此編之意蓋以始學之士徒玩乎見聞汨乎思慮輕自大而卒無據故指其前言往行所當知而易見者登之於冊使之不待攷索而自有得於日用之間其於未易遽知而非可卒見者則皆略而不載苟讀是編而無所厭忽各因其所得而有自立之地則先兄之本心庶乎其不泯矣

辨志錄一卷

陳氏曰皆已見上書而無次第當是草創本

小學書四卷

陳氏曰朱熹所集古聖格言至論以教學者皆成童幼志進學之序也內篇曰立教明倫敬身稽古外篇曰嘉言善行

朱子語錄曰脩身之法小學備矣後生初學且看小學之書這箇是做人底樣子學之大小雖不同而其道則一小學是事如事君

事父事兄處友等事大學是發明此事之理 游侃曰自幼既失
小學之序願授大學先生曰授大學甚好也須把小學書看只消
旬日工夫

小學字訓

程端蒙撰

朱子曰字訓甚佳言語雖不多却是一部大爾雅也

弟子職等五書一卷

陳氏曰漳州教授張時舉以管子弟子職篇班氏女誡呂氏鄉約
鄉禮司馬氏居家雜儀合為一篇

2

